

小 象 努 努

康复昆

一、河边的聚会

澜沧江像一条淡蓝色的绸带，轻柔地飘绕在西双版纳碧绿的土地上。在澜沧江和一条无名小河汇流的地方，有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——勐班森林。这儿，就是小象努努的家乡。

努努是全象群里最小的一只，今年5岁。但它个头却很高大，宽阔平坦的背脊上，放得下一张小桌，四条腿像石柱子。爸爸妈妈很爱它，总把它料理得干干净净，使它显得又聪俊、又可爱。

当时，西双版纳还被土司、头人统治着。勐班森林那一带，被一个叫老叭的大头人霸占着。老叭经常逼着“洪海”（奴隶）们到各地猎兽。因此，努努和象群一起，成年累月躲藏在这密不见天的森林里。

森林中可美极了！无穷无尽的竹林、青棕林四季常青，一片片芭蕉、芒果飘着果香。除了象群外，森林中还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。每天清晨，当金色的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射到森林中铺满松软树叶的土地上的时候，森林中闹闹嚷嚷的好像在开音乐会：枝头上，小鸟们梳理着羽毛，发出悦耳的叫声；松鼠在树枝上蹦蹦跳跳；有时，还会从山箐里飞来美丽的孔雀和白鹇，森林中五光十色，热闹极了。

可是小努努最喜欢的，还是山坡下那条无名小河。小河不知是从哪儿流来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咸味，这可是动物们最爱喝的水。因此，小河吸引着许多动物。傍晚的时候，马鹿呀、山猴呀、獐子呀，都跑来喝水、做游戏。领头象每天都带着象群，来小河中洗澡。但因为这条小河离山下近，树木也稀疏，象群总是只呆一小会儿，天黑之前就离开了，只有努努，总爱偷偷地钻个空子，又单独折回河边来玩。

这天，太阳落下山垭的时候，努努又找了个机会，悄悄跑到小河边来。河边有一群麋子正在喝水，它们把前腿跪在沙滩上，伸直身子，把长长的嘴巴浸在水里，愉快地喝着带咸味的河水。努努轻轻巧巧地走过去，在河滩上吸了一鼻管沙，朝河面上喷去，平静的河面上好似突然下起了一阵沙雨，麋子们惊得四散奔逃。努努高兴得“唔、唔”笑起来。麋子们惊慌地跑了一阵，回头看见努努在河边笑，知道是它捣的鬼，都停下来，朝努努喷着响鼻。渐渐地，野鹿、獐子、岩羊、猴子……一群群地来了，动物越聚越多，大家喝足了水，都下到河中游泳，亲热地用身体互相碰撞着，用各种各样的叫声互相问候。猴子不会游水，它们干脆跳到努努背上，像坐船那样，用手划着水，跟着努努在河中游来游去。小河上弥漫着一片欢快热闹的气氛。

正玩高兴的时候，忽然间河面上好像起了风，麋子、岩羊、猴子都从空气中闻到一股可怕的气味，身子不由地发着抖，朝努努身边挤过来。努努挺直身子朝前望，只见远处两团绿光，忽闪忽闪地朝这边移动，还没等努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一只大老虎就从树丛中钻出来了。河边顿时死一般地寂静，各种动物都吓得紧贴在努努身上。努努从来没有单独碰到过老虎，因此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家伙，不过它一点也不怕，它静静地站着，看着老虎怎样行动。这只老虎猛然看见高大的努努，心中也害怕三分，但这偏偏是只饿虎，

它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眼前的美餐。它把眼睛紧盯着努努身旁的马鹿和麂子，猛然朝侧边快跑几步，一下子朝努努身后扑来。一只惊呆了的马鹿被老虎抓了一把，眼看老虎的血盆大口就要咬住它的脖颈。努努这时立刻明白自己该怎样办了，它敏捷地侧转身子，扬起头，用鼻子狠狠地朝老虎打去。这沉重的一击把老虎打倒在地。老虎野性更加勃发了，身子一弓朝努努扑来，爪子一下抓破了努努的皮肤。努努生气了，它大吼一声，趁老虎扑上身的一刹那，用它那粗粗的鼻子紧紧卷起老虎，然后用力往地上一掼，老虎顿时被摔得瘫在那儿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惊心动魄的搏斗结束了。动物们慢慢松下心来用充满感激和敬佩的眼光瞧着努努。马鹿和麂子伸出舌头，轻轻地舔去努努身上的血迹。这时努努非常强烈地想起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和象群来了。于是，它告别大家，告别了洒满银光的小河，快步走进了莽莽的森林。

二、家庭的变故

努努在森林中找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也没有找到象群的一点踪迹。它哪里能想到：就在它离开的这一天一夜中，象群发生了多大的变故呀！

那天傍晚，领头象领着象群离开了小河，由于一路上想着心事，并没有发觉努努的掉队。领头象就是努努的爷爷，已经 90 多岁了。它在这长长的 90 多年中，经历过的危险、困难和它皮肤上的皱褶一样多。半年前，它那一对金黄色的沉甸甸的象牙掉了，它躲开所有的象，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，独自走进一处野藤缠绕的密林，把象牙埋在一堆乱石头里，以后的每天晚上，它都要悄悄离开象群，到密林中检查一遍。在它的意识中，这对深埋着的象牙就是它的生命，要是象牙丢失了，或是腐烂了，那就意味着它生命的完结。近几天来，它总觉得心上好像坠着千斤大石，因为它隐约地感到：有一双狡诈的眼睛在盯着它的象牙！它常常夜不成眠，三番五次地钻进密林，把那副象牙从一个地方悄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但总觉仍不安全，不管搬到哪里，总觉得那双眼睛在跟踪它。这天，它早早地把象群领到一个新的宿营地，又不声不响地钻进了密林。森林中确实充满了生人的气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紧压着它衰老的心，它迫不及待地翻开乱石，呀！黄灿灿的沉甸甸的象牙终于不见了，变成了一根散发着臭气的芭蕉杆。可恶的贼在老叭指使下，终于偷走了贵重的象牙。它感到全身的骨头好像突然散开了，支撑不住这巨大的身体，它要倒下了。但它是顽强的，不愿意倒在这里，它迈着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走出密林，走向一片深深的泥沼——它早就选好的归宿地。在泥沼前，它默默回首，想念着象群和亲爱的孙子——努努，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吟，然后迈步走进泥沼，一步、两步……泥沼越来越深，再也载不住它沉重的身体，于是，它永远消失在这深黑的泥浆之中了。

第二天，当秋风把树叶吹得满地飘落的时候，醒来的象群发觉领头象不见了。象群失了头象，就像雁群失了头雁一样，顿时失却纪律和控制，到处乱窜，再也集合不起来。努努的爸爸和妈妈心情更加沉重，因为他们发觉不但丢失了爷爷，还丢失了努努！它们到处奔跑着，呼唤着，找遍整个森林，但不见爷爷和努努的半点踪迹。焦急万分的妈妈不得不离开森林，到有人居住的远方寻找。从此，妈妈也一去不回……

几天之后，努努在其它大象的帮助之下，终于找到了爸爸。几天不见，

爸爸完全变了，它原来光滑的皮肤突然打起许多皱褶，上面散乱地挂着碎草和树叶，一双发红的眼睛木然地瞪着远方。努努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正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蹶来蹶去，泥巴点子溅了一头一身。努努悲痛地呼唤着爸爸，爸爸停下来了，用发红的眼睛盯着努努看了一阵——那眼光不是努努熟悉的温和而亲切的眼光，而是一种疯狂而凶狠的光，突然，爸爸凶猛地朝努努冲来，差点把努努撞倒。

努努的心碎了！啊，爸爸经受不住悲痛的折磨，它，变疯了！

三、努努被擒

努努含着眼泪离开了爸爸，它只有一条路——找妈妈。

可是妈妈在哪里呢？努努找遍森林、找遍河谷、找遍每条小路，都不见妈妈的身影。后来，一位好心的母象婶婶告诉它：妈妈那天为了寻找它和爷爷，是朝着去“火地”的方向走了。

在努努的印象中，“火地”是一个又遥远又可怕的地方。过去听爷爷说起：30多年前，爷爷就带着象群居住在那里。那里原来也有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河水，还有一片片大象最爱吃的野棕，后来老叭为了掠夺这里的财富，调了许许多多“洪水”，来这里砍伐木材，放火烧山。居住在森林中的动物死的死、逃的逃，这里便形成了一片荒凉的“火地”。努努从来没有到过“火地”，可是为了寻找妈妈，它不顾一切地上路了。

这是一条辽远而荒漠的道路。路很宽，但很冷落，听不见鸟叫，看不见动物。努努默默独行，凄凉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山丘，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平坦的、光秃秃的山谷中。

山谷中热得厉害，没有水喝。努努经过长途跋涉，口渴得要命，便跑来跑去地找水喝。哈！前面有一汪清水在闪着光亮，努努朝着水光跑去，更使它极度高兴的是：水边有一个高大的熟悉而亲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它日夜想念的妈妈！

“妈妈——”努努叫喊着朝妈妈奔去。妈妈听见这声音，突然颤抖了一下，严厉而焦急地跺着脚，甩着鼻子，意思是叫努努不要过来。但万分想念妈妈的努努怎能阻止得住呢？它不顾一切地奔向妈妈，快到妈妈身边时，突然天塌地陷一声响，努努掉进了又深又黑的陷阱。原来这是老叭设下的圈套：水边布上陷阱，又利用大象合群的特点，用一只象做诱饵，这样，努努也落入了他的手心。

但努努并不屈服，它在陷阱里怒吼着、踢踏着。两天过去了，它还没有被制服，老叭他们已累得精疲力尽了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有采取最后一手——饥饿。

又是两天过去了，努努一口水没喝，一点东西没吃，它静静地趴在凉冰冰的井底，昏昏沉沉地做着梦：它梦见爷爷、梦见爸爸、妈妈，梦见勐班森林中茂密的树木、带咸味的小河和马鹿、猴子等许多伙伴。往昔生活的每一个快乐场面，都变成梦境展现在它眼前。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，它没有想到死亡，但死亡却在一步步逼近它。

突然，一种甜丝丝的清凉的感觉沁入它的心脾，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把水灌到它口中，接着，一大把又肥又嫩的青草又喂了进来，努努下意识地咀嚼着、吞食着，精力又渐渐回到它的身体，它睁开了眼睛：这是一个宁静的

夜晚，月光透过陷井上残留的枝条，斑驳地洒满井底。月光下，一个瘦小的男孩正在一把又一把地给努努喂着青草，他是那样的瘦，两只细小的手臂就和树枝差不多。他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哀怜地看着努努。

“吃吧，快吃吧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洪海……”喂完草和水，他悄悄地走了。啊，这个不知名的孩子，他的心多好啊！

第二天，老叭带着一伙打手来了，他听说努努不服管，决定把努努打死，割象肉吃。

十几支铜炮枪一齐对着井底，长长的火绒也点着了，只等老叭一个手势，铅巴弹丸和铁沙就要在努努身上穿过无数窟窿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跑来了。

“尊敬的老叭，”他朝老叭深深鞠一躬，“请保留这头小象吧。你知道，活象比死象更有用处。”

“赏它脸，它不出来呀。小家伙，你能把它弄上来吗？”老叭讥讽地对男孩说，一面又抬起了手。

“我能把它领上来！”男孩坚决地回答。

“那好，请吧！”老叭一掀毡帽，咧着金牙嘴，奸笑着说，“要是你能把它弄上来，就免了你家的债，叫你替我当象奴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象踩死了你，我不管！”

“不要你管！”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下了陷井。

陷井下，努努已经有力气站起来了。男孩轻轻抚摸着努努柔软的鼻子说：

“小象啊，我叫岩木朗，和你一样，都是苦命的！你跟我走吧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能找到幸福！比在这儿死在枪子下强。我俩交个朋友，你同意吗？同意就点三下头。”

努努被好心肠的岩木朗说服了，它驯服地点了三下头，跟着岩木朗走出了陷井。

四、做苦工

努努和岩木朗被送到了象营。努努的脚上被拴上沉重的铁链，背上被烙上深深的印记，每天为老叭运送木料。老叭要为自己盖一座宫殿，砍伐的木料堆积如山。努努和其他大象一起，每天黎明出山，天黑赶到澜沧江边，走一百多里路，一次运送四根大木头。日晒、雨淋、饥饿，它都忍受着，脚被铁链磨破了，淌着鲜血，它也一声不吭。

几天以后，它甚至感到满足和愉快。因为尽管劳役极其艰苦，但却能常常看到妈妈。妈妈也被送到象营拉木头，尽管不在一队，但在路上却能碰面，虽然是迎面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但努努能看见妈妈，就够高兴了，它甩起鼻子，“喔”地发出一声欢叫，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热爱和想念，有时，妈妈也同样“喔”地回答它一声，它的心就像浸在蜜水中那样甜。除了妈妈以外，还使它感到高兴的是，它能一步不离地和岩木朗在一起，岩木朗被派作它的“管象奴”，每天和它一样跑来跑去，负责照管它。岩木朗的心像妈妈一样善良，当一天苦活干完后，他顾不上吃饭，就拿上镰刀去割青草。他割来的草啊，嫩得流出液汁，吃进口里就长力气。他常常把家里的一两根甘蔗或一团糯米饭，悄悄裹在青草里喂努努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会从怀里摸出短笛，轻轻吹奏一些傣族古老的乐曲，那优美的旋律啊，有时像在倾诉哀怨和痛苦，

有时又像在寻求美好的未来。努努的心在笛声中慢慢沉静下去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，一天艰苦劳动的疲劳也就解除了。

如果这种生活能保持下去的话，努努也就忍了。可是，在那黑暗的社会，就连这种苦役的平静也不能得到啊。

一天，它和妈妈刚好在途中相遇，正要互相问好，突然从路旁密林中，钻出一头野象来。那野象身上很脏，两根锋利的象牙却被磨得亮光闪闪，一双充血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，当它看见路上行走的象队时，突然昂首狂叫起来，疯狂的叫声震撼着森林，更以巨大的力量震撼着努努和妈妈的心：它们从声音中听出来了，这头野象不是别人，正是久别的爸爸！努努激动地朝爸爸跑去，可是拖在身后的木头被树丛挡住了，它跑不过去，妈妈也在凄凉地长啸着，疯了的爸爸似乎也明白了，面前正是它日夜窜来窜去要寻找的亲人，它迎面扑过来了。可是，就在这时，老叭发现了爸爸，立即带着一群打手包围上来，嚷着：“逮野象喽！逮野象喽！”手中的长刀和铜枪闪着亮光。爸爸看见包围上来的人，发红的眼睛更红了，它狂吼一声，猛然激怒起来，以惊人的速度向老叭冲去，老叭吓得急忙躲到打手们的后边，一个吓呆了的打手被爸爸一脚踩倒在地。“开枪！快开枪！”老叭嘶哑地喊叫着，四散奔逃的打手慌忙举起了枪。疯了的爸爸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。“砰！”冷不防后面枪声响了，努努闭上了眼睛，接着又响起好几声枪响，铜炮枪射击的烟雾弥漫树林。等努努再睁开眼睛，只见爸爸已跑远了，而另一头象躺在地上，这是谁呢？仔细一看，啊，原来是妈妈！原来妈妈看见开枪，不顾自己地奔上去，用身体挡住了枪弹，保护了爸爸，自己却被打死了！

努努感到眼前突然昏黑了，天地在旋转，怒火在燃烧，它要朝仇人冲去，但它的身子被木头拖在树丛中，不能动弹，同时，一双小而有力的手在拉住它的缰绳，岩木朗在流着眼泪劝阻它：“不能去啊，不能白白送死，这仇，留着以后报吧！”

从此以后，努努的生活完全变了，它再也不能感到快乐和平静。它默默地拖着木头，走啊，走啊，走不完的路，流不尽的泪，它在等待着报仇的机会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一个赧（奉献的意思）佛的日子，老叭为了炫耀威风，决定自己和贵族们乘象游行，努努也被拉来当坐骑。它被解去了铁链，披上毛毡，背上凉棚，驮着老叭走上拥挤的大街，在两旁跪拜的人群中穿行，走完一条又一条街，老叭要回家了，当路过澜沧江边的时候，努努突然决定向江中走去，它要到江中淹死背上的仇人。它快步走下江岸，背上的老叭吓得怪叫起来。可是，按照傣族的风俗，这天人们都要到江边取水，江岸上、浅水区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努努怕踩着人，只好又折上岸来，把肚里的怒火强压下去，让老叭的命暂时保留下来。

老叭看出了它反抗的念头，就把它和岩木朗一起卖给了一家上海的马戏团。

五、舞台生涯

上海，中国的最大都市。幢幢高楼像勐班森林里的树木，接连不断，并肩耸立。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辆就像流水似的来来往往。

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努努含着眼泪告别了苦乐交集的故乡，千里迢

迢来到了这个喧闹的都市。

一种新的痛苦生活开始了。皮鞭下，努努按着命令学做各种动作：走花步、踩皮球、喷水柱……又饿又累，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不给东西吃。它在这种难堪的生活和皮鞭、饥饿的高压下，很快学会了各种本领。它强装笑颜，做着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；它强按怒火，希望有一天能报仇！

3 个月后的一个，“星星马戏团”墙上贴出了巨大的海报：今晚举行首次公演，有大象喷火、狮子衔人头等惊险表演！

这天晚上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宽阔的剧场里座无虚席、人山人海。资本家、阔太太、娇小姐、洋人……在座位上嗑着瓜子、嚼着口香糖，大声谈笑着，等待着表演开始。

8 点整，开场的铃声响过，班主带着全体演员——大象、狮子、狗熊、猴子……走出场来，它们都穿得花花绿绿，做着各种可笑的动作。三只披着卷发、化妆成摩登女郎的猴子，还不断地向台下人群频频抛吻，逗得少爷小姐们怪声大笑起来。

出场礼行过后，努努第一个表演，它今天被打扮成一个淘气小孩的形象，胸前穿着一道白一道蓝的水手服，使它远看好像一只斑马。它出场后，就用调皮的动作，一边左一边右地走路，接着从一只大水缸里捞出一只大皮球，先用鼻子一上一下地抛着玩，又用头一上一下地顶着玩，最后干脆放在脚底，双脚踩着皮球在场上跑。它表演得很灵活，人们看着它巨大的身体，居然被一只皮球载着跑，都难以置信，但它一次也没有跌下来。接着，它用鼻管从另一只桶里汲足水（一种特制的燃点很低的化学药水），往空中一喷，这些水都噼噼叭叭炸起火花，宛如喷出一条火龙，观众都鼓起掌来。掌声中，努努长鼻一卷，突然从观众席第一排上把一个男孩卷到空中，在空中停留数秒钟，又轻轻往回一勾，放到自己的背上。这是班主特意安排的惊险镜头，被卷的人就是岩木朗，不消说，努努是不会伤害岩木朗的。不过，观众却因此大受刺激，银钱像雨点似的地朝台上抛来，努努的表演也就结束了。

接下去，狗熊、猴子、狗……一个个登台表演，有滑稽可笑的，有聪明伶俐的，也有各种惊险动作。最后的压场戏更为惊险：一只非洲狮子蹲在地上，鬃毛飘拂，凶猛异常，大张着血盆大口，一个男孩——当然又是岩木朗，平卧在狮子脚下，慢慢地把头伸到狮子口里。当岩木朗的头刚刚伸入狮子口中的时候，全场电灯突然熄灭了，只有狮子脚下一盏红灯，闪闪地映出这可怕的镜头，这就是戏院老板设计的“狮子衔人头”。

岩木朗的生命冒险，自然激起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和太太小姐的尖叫，于是，无数的银钱又抛上台来。金钱，流水般地流向戏院老板的腰包，努努和岩木朗的时光，也便随着这阵阵金钱的雨，流水似的消逝了。

六、冲出牢笼

半年以后，它们离开了上海。在戏院老板的带领下，游荡江湖，到处卖艺，为老板赚取更多的金钱。

一天，它们来到一个滨海小镇。表演开始前，努努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突然发现了永远不能忘记的仇人——害死妈妈的老叭。他虽然换了服装，穿上了一套不合身的西装，但他那闪着凶光的三角眼、那黄铜皮包的金牙，努努却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洋洋自得地跷着二郎腿，正和戏院老板谈着什么。

努努周身的血迅速奔流起来，眼睛紧盯着仇人。这时，岩木朗悄悄跑上台来，对努努说：

“努努，咱们跑吧，那坏蛋又找上门来了。他从西双版纳跑到这儿来，他正在和老板商量，要把咱们卖给一个外国老板，他们好赚一笔大钱！”

努努紧闭着嘴，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，一个大胆的计划迅速在它心中形成了……

天黑以后，表演开始了。照例的出场礼行过后，努努又在踩皮球、喷火柱，它的动作依然那样熟练，但它的胸中却像翻腾的大海，汹涌着风暴和波涛，它想起了澜沧江边的苦役、妈妈的惨死，也想起了戏院老板的皮鞭、多少次遭受的毒打，这一切终于到了偿还的时候！当它表演完喷火之后，长鼻照例向台下突然一卷，但卷起的不是岩木朗，而是坐在前排正中正看得津津有味戏院老板和老叭，它愤怒地扬起鼻子，两个坏蛋在空中就断了气，努努又怀着深深的仇恨用力一甩，把两个坏蛋抛到远远的地方。

台下观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呆了。在一片静寂中，努努又伸展长鼻，和表演时一样，照样把岩木朗卷到背上。岩木朗抱着它的脖颈，把嘴贴着它的耳朵说：

“朝后边跑！前台人多，会踩着人，快朝后台跑，跑到大海里去！”

于是，努努带着岩木朗跃下戏台冲出了牢笼。它们顺着大路，一路扬起灰尘，穿过市镇、穿过田野，来到海边，一头扑进那无边无际的大海……浓重的夜色中，只见起伏的波涛上，闪动着一大一小两个影子，越飘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与夜幕溶为一体了。

尾 声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们一定为努努和岩木朗的命运担心吧。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们：努努和岩木朗没有死，他们在海中游了两天三夜，最后游到一个海岛上，岛上的渔民怀着惊喜的心情，迎接这两个意想不到的客人，细心地照料他们，使他们第一次感到人间的温暖。

歇口气吧，跳蚤

王琴兰

这一天，动物园里举行田径运动会。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妈妈得了跳高第一名。她走向领奖台，朝狐狸裁判长鞠了一躬，刚伸出短短的前臂，想把奖杯接过来时，突然，麦克风里响起一阵尖细的叫声：

“慢！袋鼠有啥了不起？论跳高，我的本领可比她大多了！”

是谁在叫嚷？运动会的观众们都愣住了。孔雀瞪大了眼睛，梅花鹿竖起了耳朵，连裁判长狐狸先生都纳闷儿——这个家伙躲在哪儿？

麦克风里仍然在嚷着：“袋鼠，你敢跟我较量较量吗？”

袋鼠妈妈火了。跳上台去大声喊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大方方地讲话？”

“哈哈！我早就站到台上来了！”这个“隐身”的家伙笑着说，“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站在麦克风上呢！”

袋鼠妈妈朝麦克风望去，费了好大工夫才发现，上边有一只小小的跳蚤。

“对不起，各位观众！我来迟了，希望你们的跳高比赛延长一会儿，我想跟袋鼠妈妈比个高低呢！”

跳蚤又换了一副甜蜜的腔调，可是，猿猴们不吃这一套。多少年来，跳蚤常常在他们身上叮来叮去，他们早就想报复了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不行！你不是我们动物园里的居民，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比赛！”

这样一说，别的观众也附和：“不行！不能让跳蚤参加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跳蚤个头虽小，笑声却十分刺耳，“你们害怕了！怕比输会丢你们哺乳动物的脸！”

跳蚤越说越得意，越笑越狂妄。袋鼠妈妈气得脸色发青，她觉得，不能让跳蚤再吹牛了，便大声说：“裁判长先生，奖杯先放着。等我打败了跳蚤，再来领奖也不迟！”

于是，他们又走向跳高场地。

比赛之前，跳蚤突然向裁判长狐狸先生提出：计算跳高成绩，应该考虑到运动员的身高。

狐狸先生和袋鼠妈妈不加思索，一口答应。可是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跳蚤投机取巧的一条计策。

为了照顾跳蚤，从20厘米处起跳。

对于袋鼠妈妈来说，20厘米不过跟人们跨门槛差不多，只消后腿轻轻一蹬，就行了。

跳蚤不甘示弱，“嗖”的一声就从横竿上飞越过去，动作灵活，姿态优美。

狐狸先生将横竿上升到25厘米，两位运动员又不费力地跳了过去。

35厘米——跳过去了！40厘米——跳过去了！

可是，跳蚤已经不能跳得更高了。

而袋鼠却不过瘾，她要求将横竿上升到200厘米、250厘米……最后居然达到了320厘米！当她在沙坑中爬起来时，伙伴们一下子把她抬起来，拥上了领奖台。

猛然间，跳蚤的声音又从麦克风里传来：

“袋鼠太太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比赛之前，我们双方就已说定，衡量跳高成绩，要考虑运动员的身高。尊敬的狐狸先生，您的足智多谋是世人皆知的。我相信您还不至于忘记履行自己的诺言吧？！”

狐狸一听这话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只得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当然……履行诺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跳蚤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请您马上公布双方的身高与成绩！”

没有办法，狐狸先生只好按照跳蚤的建议，公布双方成绩如下：

跳蚤身高0.4厘米，跳过40厘米

袋鼠身高160厘米，跳过320厘米

没等狐狸说完，跳蚤就抢着喊道：“各位观众！各位观众！请大家注意，袋鼠跳过的高度仅仅是她身高的两倍；而我，却跳过了相当于自己身高100倍的高度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，我与她的成绩是100比2，你们评评，奖杯应该属于谁？”

顿时，整个动物园沸腾起来，有的笑，有的骂，有的吵，有的闹。猿猴们大声反对给跳蚤发奖；黑熊们也不赞成；但长颈鹿却表示应该按照比赛前

的诺言，把奖杯发给跳蚤。

“绝大多数的伙伴们都反对跳蚤领奖，”狐狸想道，“但是，眼下还是跳蚤有理——谁让我答应他提出的记分法？要把他从冠军的宝座上拉下来，还必须找到更充分的理由。不过，这儿除了我之外，又有谁更聪明呢？”

这时，跳蚤“嗖”地跳到狐狸耳边，小声警告说：“裁判长先生，如果你违背诺言，我就要向整个自然界发出呼吁，控告你！……快给我发奖！”

正在狐狸先生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他身旁出现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观众，这位观众长得有点像猴子，但身材比猴子高大些，浑身布满了黑色的毛。

这观众走上前，问跳蚤说：“你认为袋鼠要跳多高，才能从你手中夺走奖杯？”

跳蚤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黑猩猩博士，你说出道理以后，也许我能帮助狐狸先生作出公正的裁决。”

于是，跳蚤手舞足蹈地回答：“袋鼠必须跳过 160 米，也就是她身高的 100 倍，才赶上我现有的成绩！”

袋鼠妈妈不懂算术，只好悄悄地向黑猩猩请教：“160 米有多高哇？”

黑猩猩博士取出一张图片，说：“瞧，这是我从人类那儿拿来的，是埃及胡夫大金字塔，高高的骆驼从塔下经过，就跟蚂蚁爬差不多！”

“哎呀！金字塔真高呀！”袋鼠妈妈叫了起来。

“这座金字塔有 146 米高，你就是从塔顶上跳过去，还不一定能夺到奖杯呢！”

“天哪！我上了跳蚤的当了！”袋鼠妈妈差点哭起来。

站在一旁听着的跳蚤，灵机一动，跳到了黑猩猩的鼻子上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好博士，你可真有学问，谢谢你的裁决……”

“别来这一套！”黑猩猩把跳蚤从鼻子上捉下来，放在旁边的树枝上说，“这不是最后的裁决。”

跳蚤愣住了。大伙儿都愣住了。

黑猩猩收起图片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跳蚤提出的记分法并不正确，他认为袋鼠个子高，占了便宜，于是想用比赛成绩与运动员身长相比的方法来记分，这样，跳蚤就能轻而易举地取胜了。其实，跳高主要是比跳跃力。”

狐狸裁判长点了点头：“你能不能再说清楚？”

“袋鼠妈妈的身长是跳蚤的 400 倍，假定这两位运动员体形相似，比重一样，那么体积之比就 6400 : 1，对不对？”

狐狸先生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跳蚤心虚起来，抢着说：“这与跳高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大有关系！”黑猩猩严肃地说，“照这样看，你的身体轻，在体重上占了便宜，身体轻应该跳得更高，你比袋鼠轻 6400 万倍，就必须跳过袋鼠成绩的 6400 万倍的高度，才能算取胜！”

跳蚤傻了眼，狐狸裁判长也摸不着头脑地问：“那得跳多高呢？”

“204800 公里，是从地球到月亮距离的一半再多一点。”

“啊？！”跳蚤一下子从树枝上掉到了地面。

“博士，您真是太聪明啦！”狐狸裁判长喜笑颜开，“袋鼠妈妈，你才是真正的跳高冠军，准备领奖吧！”

当袋鼠妈妈在欢呼声中接过奖杯的时候，猿猴们有节奏地叫着：

“歇口气吧，跳蚤！”

“别吹牛啦，跳蚤！”

老鼠看下棋

吴梦起

老鼠看下棋，看的不是我们常常玩的象棋，因为这只小老鼠虽然认识棋里边的象和马，可对那些将啊、帅啊、兵啊、卒啊，他却从来没见过。所以他觉得象棋没意思，他喜欢看的是另一种棋——走兽棋。

那是一个好天气。一队戴红领巾的小孩子，来到森林里野游。老鼠听到声音，出来看热闹。他是一只住在野外的老鼠，他的洞就在森林边上。所以他只要蹲在洞口，就可以看到红领巾们作游戏了。

老鼠心里不大痛快，因为今天早晨，他又去跟北边住的邻居大象要香蕉去了。他要三只，而大象却只肯给他一只，因此他挺生气，觉得大象简直跟老猫一样可恶。现在他蹲在自家洞口，看一队队红领巾排着队走。他看到每个小队的前边都打着一面小小的旗子，旗子上绣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兽类。前边走的是一面绣着雄狮的旗子，后边的旗子上绣着老虎，又过去了一面绣着大象的旗子。老鼠心里盼着，他想，如果在队伍里出现一面绣上老鼠的旗子，那该多有意思啊？可惜的是，红领巾们全走过去了，而他盼的那面老鼠旗，到底没有出现。

这是今天发生的第二件让他生气的事情。

还有第三件使他生气的事情哪！那是在他看下棋的时候发生的。让我们还是从头说吧！

红领巾们高高兴兴地玩着，有的唱，有的跳，有的采标本，有的朗诵诗歌。这些都引不起老鼠的兴趣，反而使他厌恶。大家都知道，老鼠是个盗窃犯，他晚间出来偷东西，全仗着白天休息。可这些小孩子嘻嘻哈哈地吵闹，他还能睡觉吗？他真想把这些小家伙一下子撵出森林去。假如他是老虎的话，大吼一声，或许可能做到这一点。然而事实上，他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老鼠，他扯破喉咙地“吱吱”叫，也不过比蚊子“哼哼”的声音稍微大点儿罢了。

于是他只好走出洞来，看下棋。

下棋的小孩子有好几拨，但都是下象棋的。我们前边讲过了，老鼠对这种棋没兴趣。后来有一种棋把他吸引去了，那是几个小孩在土坎下边下着的，他们一边下棋一边嚷：

“我的‘狗6’吃你的‘猫7’！”

什么，什么？老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难道还有这么大快鼠心的事情吗？他的世代仇人老猫，竟被狗吃掉啦！他急忙凑过去看。唔，原来是下棋哪！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下棋也好，真事也好，反正猫被狗吃掉是使他万分高兴的事情。

“我的‘狼5’吃你的‘狗6’！”又一个小孩子嚷着。

真有意思！这么吃来吃去，倒也让老鼠开心。他又往前凑了凑，站在土坎上，抬起前爪碰碰一个小姑娘的拐肘顶儿。

“喂，你们这是下什么棋呀？”他龇着牙问。

小姑娘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老鼠，她急忙把胳膊缩回去。但这个姑娘是个挺文静的红领巾小队长，她不好意思不搭理老鼠的问话，就回答说：

“走兽棋。”

老鼠捻着胡子，点点头。这时候下棋的孩子们下得更热烈啦！

“我的‘豹4’吃你的‘狼5’！”

“我的‘虎3’吃你的‘豹4’！”

“我的‘猫7’吃你的‘鼠8’！”

这最后一句话把老鼠吓坏了，他简直想拔脚逃进洞去，如果不是那个小姑娘及时提醒他的话。那个小姑娘说：

“喂，老鼠先生，这棋里边还有你哪！”

老鼠脸色苍白地摸摸胸口，应了一声。

“你呀，”小姑娘像是在故意吓唬他，“你是走兽棋里最后的一个，顶小的一个，‘鼠8’，谁都可以吃你！”

老鼠凑到棋盘跟前，探头看看。原来在一张硬纸上，画了些格子，上边摆了一些圆圆的木头棋子儿。棋子儿上刻着各种兽类的图形，还标明了它们的等级。果然，在那个刻着老鼠模样的棋子儿上，标着个“8”字。

那么谁又是第一号的兽类之王呢？老鼠寻找着，啊，看到啦！原来那个标着“1”的棋子儿，上边刻的竟是只大象。

老鼠听人说，狮子是兽中王。可这走兽棋上，狮子却还在大象的后边，他是“狮2”。老鼠不服气，大象究竟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不就是长了一根长鼻子吗？于是他提出了抗议：

“你们这棋搞错啦！为什么大象跑到了狮子前边？还有，你们干嘛把我排在最后一个？”

这就是他今天第三次生气的原因。

红领巾们听到“吱吱”的叫声，循声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老鼠站在土坎上嚷着哪！看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大家笑起来。一个小孩回答说：

“你问大象和狮子谁该在前边吗？当然是大象。因为大象不但力气比狮子大，而且性情平和，喜爱劳动，还常常帮助人。所以我们人类才把他放在走兽的第一位哪！”

“至于你吗，小老鼠，”另一个小孩说，“你当然要排在最后一个啦！你看看这些棋子儿里，哪一个不比你大！”

“我能够吃甲虫！”老鼠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，“青蛙也打不过我！”

“可是甲虫是昆虫类呀，我们把青蛙分在两栖类里，它们跟你不一样。我们这是走兽棋，甲虫和青蛙不是走兽嘛！”

“老鼠先生，你想想，还有什么走兽比你小，你提出来，我们把他排在后边。”

孩子们不再理这个忿忿不平的老鼠了，他们又自管去下棋。老鼠可还在费力地想哪！他不信，走兽里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怕老鼠的东西吗？

忽然，他又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因为他听到一句使他十分震动的话：

“我的‘鼠8’吃你的‘象1’！”

天哪！难道这是真的吗，还是自己在作梦？他，一个小小的老鼠，竟能把这么大个儿的大象吃掉！他有点不敢相信。恰好另一个小孩也提出了问题：

“你的‘鼠8’凭什么吃我的‘象1’？”

“兽棋规则里那么规定的嘛！”

“不合理，不合理！”

那个文静的小队长插话了，她说：

“这个‘吃’不是真吃，是打败的意思嘛！”

“那老鼠也打不败大象！”

“不对，照棋规里讲，老鼠是可以打败大象的，因为老鼠能够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。那时候大象就难受了，他只好乖乖地向老鼠投降。”

老鼠听到这里，他捏住前爪儿，拚命地捶自个儿的后脑勺。他在生自己的气哪！为什么这样一个“真理”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第一次听到呢？如果早些日子就掌握了这个“真理”，那么日子就要好过得多了，那时候他跟大象要三只香蕉，他还敢只给一只吗？

小孩子结束了下棋，到别的地方玩去了。土坎上只剩下小老鼠一个。他还在幻想哪！别看他长了只小得可怜的脑袋瓜儿，可他的想象力倒还十分丰富呢！他设想有那么一天，他真的钻进了大象的鼻孔，那时看大象该怎么狼狈吧！大象一定要说好话，讨饶。能轻易地饶过他吗？连三只香蕉都舍不得给，只给一只，冲这一条就不能饶他。何况，——他找来找去，却又找不到大象别的缺点，只好继续想：何况，总得纠正“鼠8”这个不合理的地位嘛！凭什么把老鼠排到第八？既然老鼠可以吃掉——或者说打败大象，那么大象就应该把第一的地位让出来。

一只喜鹊飞来了，站在树枝上休息，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。老鼠晓得喜鹊喜欢说长道短，就想让她去宣传宣传这个新发现的“真理”，他有意地问她：

“喜鹊大嫂，你看见人类的小孩子下走兽棋了吗？方才就在这儿玩来着。”

“没看见，”喜鹊耸耸肩膀，“我不喜欢你们这些走兽，若有飞鸟棋嘛，还有点意思！”

“哼，没听说什么飞鸟棋，可走兽棋却千真万确有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有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猜，走兽里谁最厉害？”

喜鹊歪着脑袋，瞅着老鼠，用轻视的口吻说：

“反正不是你吧！”

“哎，哎！正正就是我哪！”老鼠舞弄着两只短短的长爪，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。

喜鹊大嫂本来就爱笑，这一下子她可就更笑起来没完了，“喳喳喳”，她笑得前仰后合，差一点从树枝上掉下来。

“不要笑，不要笑嘛！有什么可笑的！”老鼠不乐意了，他严肃地斥责喜鹊。

喜鹊好不容易止住笑声，她擦擦笑出来的眼泪，问老鼠：

“你这话，对猫大姐说过吗？”

“什么猫大姐，滚她的蛋！”

“那么狗呢，狗大哥不是总爱管你的闲事吗？”

“狗算什么东西！往后，你再叫他管管闲事看看！”老鼠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。

喜鹊大嫂这下子可糊涂了，她以为老鼠一定是得了精神病，所以才这么

胡说八道。喜鹊还有事情哪，没工夫跟老鼠闲磕牙，就一振翅膀飞走了。

“回来，你回来！”老鼠拚命喊。可是喜鹊不再理他，越飞越远了。

老鼠的“真理”还没来得及讲哪，他有点失望，就往后一靠，半倚在土坎上，把两只前爪垫在脑瓜儿后边，两只后爪往一块儿一搭，晃摇着，舒舒服服地晒起太阳来。

他闭上眼，接着想他的心事。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身子，忽然轻飘飘地爬到云彩上边去了。本来嘛，“鼠8”竟一下子跳到了“象1”头上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走兽棋的棋规不需要改一改吗？按道理讲，他老鼠应该是第一，往下排才是“象2”、“狮3”、“虎4”……现在老猫排到最后了，以前“鼠8”的地位让给了“猫8”，这在兽类的历史上，是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呀！

“吱吱，吱吱吱吱！”老鼠得意地唱起歌来了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：

我一步登天，

爬到了大象前边。

从此我成了兽中王，

让百兽匍伏在我的脚前。……

如果不是来了一只狐狸，他可能还要唱下去。既然一只狐狸带着骚味走过来，老鼠的幻想也就只好暂时结束，“嗤溜”一下，他钻进洞里去了。

“啊——”狐狸拖着长腔招呼他，“鼠老弟，你好，急着回家干什么，我们随便谈谈不好吗？”

老鼠蹲在洞口，用前爪捻捻胡子。他当然知道狐狸是狡猾的，如果他一出洞口，那家伙的又长又尖的牙齿就该伸过来了。老鼠晃晃脑袋，用一种识破对方阴谋的讽刺语气说：

“狐君，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如果你肯赏光，就请到敝洞里来谈吧！”

狐狸的鼻子都快气歪了，你想，那个窄小的鼠洞，狐狸能进去吗？狐狸张开大嘴，把舌头“嗒”地弹了一下，蹲在洞外边，阴险地说：

“你那个洞太矮小了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野外相遇，那时候就可以好好地畅谈一番啦！”

“你不用客气，等有机会，我跟狗大哥一起去拜访您就是了。”老鼠嘻皮笑脸地说。

“你不用拿狗来吓唬我，狗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是呀，在走兽棋里，狗不过排在第六，啊，不，新棋规他应该排第七，‘狗7’。”

狐狸不懂老鼠的话，他瞪着两只细长的眼睛，傻呆呆地瞅着老鼠。

“不明白吗？走兽棋里给我们兽类排了地位哪，‘猫8’、‘狗7’、‘狼6’、‘豹5’、大象排第二。”老鼠冷丁想起来，走兽棋里还没有狐狸的地位呢，他捧着肚子笑起来，“哎呀，狐君，走兽棋里怎么没有你呀！凭你鼎鼎大名的狐君，他们难道能忘掉吗？”

狐狸生气要走，老鼠急忙喊住他：

“喂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在走兽棋里的地位呢？”

“你有个屁地位，不就是‘猫食’吗？猫要是排第八，你连第九也排不上！”

“错了，错了！我排第一！”老鼠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那你就出来吧，让我这个走兽棋里无名的小卒，向你兽中王行礼致敬嘛！”

“你在洞外行礼就可以啦！”老鼠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！”狐狸一边骂着一边离开了洞口。

老鼠气跑了狐狸，但他还不想出来，因为狐狸的狡猾在大森林里是谁都知道的，说不定他就在洞外藏着哪！不过老鼠又有点憋气，虽然在“理论”上（或者说是棋盘上），他是可以“吃掉”大象的；但在实践中，他却连个“无名小卒”都惹不起，这样理论和实践不统一，岂不是太荒谬了吗？

因此，老鼠想，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，那就是说，应该在实践中确实实地制服了大象。那时候，谁还敢说半个“不”字呢？如果谁不服，那么，可以给大象下个命令（当然是得在大象的鼻孔里下命令罗）：“喂，‘象2’，把那只走兽棋里无名的骚狐狸，用大鼻子卷起来，扔到湖里去！”

“噗通！”老鼠的小圆耳朵里，仿佛听到湖水响，方才那只狐狸被大象扔到湖水里去了。

“用你的大脚掌，踩扁那个老猫，‘猫8’！”

“噗哧”一下，老猫连叫一声都来不及，就成了肉饼。

老鼠越想越玄了，他还想，以后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去当盗窃犯了，他可以操纵大象，逼使那些狮、虎、豹、狼之类的走兽，按时来向他进贡……

“好哇！”老鼠高兴得跳起来，“咚”，小脑袋碰到洞壁上了。好痛！老鼠弯下身子，两只前爪一个劲地抚摸脑袋瓜儿。

这么一来——老鼠继续想下去——一个从来不出名的小小的老鼠，就这样一下子成了“霸王”了。可能有一些兽类要不服气，他们会问：“你凭什么当霸王？”哼！凭什么？就凭大象得听我的这一条！你们说，怕不怕大象吧？如果你们打不过大象，那就是打不过我，我就得当兽类的霸王！

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，于是老鼠要去实践了。他先探出头来，看看狐狸还在不在洞口，然后就左顾右盼地出了洞，找大象去了。

可是他并没能一下子找到大象，因为有一只老虎正趴在林中的小路上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老鼠想了想，老虎是个“虎3”，不过按新排法应该在第四。这“虎4”也不好惹，不用别的，只要他把大尾巴抡一下，自己这个“霸王”恐怕就该不存在了。当然，也不用怕他，因为老虎远远打不过大象。这样一想。老鼠的胆子陡然大起来，他竟顺着虎爪，爬上虎腿，来到老虎肚子上了。

这只老虎吃饱了，正趴在那儿闭目养神哩，忽然觉得肚子上痒痒酥酥的，睁眼一看，嘿，一只小老鼠竟在他肚子上爬哪！要知道，老虎是不吃老鼠的，因为老鼠太小，老虎嫌他塞牙。不过又觉得这个小老鼠讨厌，肚子是他随便爬的地方吗？于是老虎把肚皮一抖，老鼠就跟斗把戏地从虎背那儿翻下去了。

老鼠跌得脑袋发昏，眼前冒金花儿，在这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没命了呢！过一会儿没动静，他爬起来一看，老虎还躺在那儿，自己身上什么也没缺少。他明白了，这只老虎一定也是懂得兽类世界发生的新变化，不敢惹他这个“鼠1”了吧！

老鼠抖抖身上的土，更加信心百倍地找大象去了。

老鼠终于找到了大象。

大象正在干活儿，看见老鼠，大象和蔼地问：

“今天早晨，不是已经给你一只香蕉了吗？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跟你要的不是一只，是三只！”老鼠气哼哼地说。

大象一边用脚掌给香蕉树松土，一边说：

“一只也够你吃五天了嘛！”

“光我吃吗？我还要送礼呢！”

“跟我要香蕉去送礼？”大象惊奇地问。

“当然啦，我想送给鼯鼠一只，送给鼯鼠一只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；还有一只我自个儿吃。”

“你这就不对啦，”大象劝他说，“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送礼呢？就是你自己吃的东西，往后也应该自己劳动去创造嘛！”

“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三只香蕉！”老鼠斩钉截铁地说。

看老鼠不讲理，大象不再理他了。大象自管去松土，又把鼻子伸到湖水里，吸足了水，再喷出来，浇那些他伺弄的香蕉树。粗大的水柱，从大象的鼻孔里喷上了半空，然后像下雨似的，洒落到香蕉树上。水珠儿在半空里让日光一照，还映出一弯美丽的彩虹哪！

大象愉快勤奋地干着活儿。

小老鼠打量着大象的鼻子。有鼻子自然就有鼻孔，这是没有疑问的了，水珠儿不就是从象鼻孔里喷出来的吗？可是自己怎么才能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呢？看起来这好像不是一件怎么容易的事情。

那么就先跟大象谈谈吧，假如大象承认了他不是自己的敌手，甘拜下风，愿意听从自己的指挥，那么也就不必让他的鼻孔受罪了。这样一想，老鼠就宽宏大量地说：

“大象，停一停，我跟你讲一件事。”

大象擤着鼻孔里残存的水珠儿，低下头来看着小老鼠。

“你看见过人们下走兽棋了吗，大象？”

“看下棋？”大象摇摇头说，“没工夫。”

“你不看不行啊，大象，因为走兽棋里面有你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嘿嘿，人们把我们编到棋里去，不过是一种游戏。”

“管他游戏不游戏，可你知道吗？你在走兽棋里的地位最高，是‘象1’。”

“人们把我抬得过于高了，我怎么能居于第一位呢！”

“而我呢，他们把我排到最后一个，‘鼠8’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老鼠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也许人们认为你长得顶小的缘故吧。”

“可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老鼠圆睁着绿豆眼睛，直盯着大象的鼻孔说：“我这个‘鼠8’，可能够把你这个‘象1’吃掉！”

“哈哈！”大象笑起来，笑得长鼻子直悠荡。

“你笑什么，不服吗？这是人类决定的。”

“可我不明白，你这样小，又怎么能够把我吃掉呢？”

“这个‘吃’，是打败的意思，懂不懂？”

大象当然不懂，因为他实在想不出，这个他用一根脚趾就能踏死的小老鼠，却能够把自己打败。不过大象的性情和善，他不愿意跟这个狂妄的小老鼠计较这些，就和解地说：

“你不是想要三只香蕉吗？我给你就是了。”

大象要摘香蕉，老鼠却拦住了他。

“等等，我不是为香蕉来的，香蕉是小事一桩。主要的是，你今后得听我的支配，我叫你干啥，你就得干啥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呀，”老鼠多狡猾，他才不肯泄露自己制服大象的秘密哪，他只是说：“你当然知道喽！”

其实大象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他还以为老鼠是闹着玩哪，就笑一笑走开了。

“你不要装糊涂！”老鼠在后边喊，“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啦！你可不要后悔！”

大象的大耳朵太大了，把耳孔遮得严严实实的，再加上老鼠的嗓门又太细，所以老鼠那威胁性的警告，大象一点儿也没听到。

看大象走远了，老鼠找了个树洞，藏了起来。现在，他就像那人类中的赌徒一样，输红了眼睛，只好来个孤注一掷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计划着，等夜间大象回来睡下之后，他怎样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，怎样狠狠地咬大象的鼻肉，怎样……来实现他那称王称霸的美妙的理想。

夜幕慢慢笼罩上来，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夜晚。星星闪烁着，月儿挂在树梢上。微风轻轻吹动白杨树的大叶子，好似在奏着轻音乐。秋虫儿凑到一起，声音有高有低，表演了一出混声大合唱。这时候大象回来了，他劳累了一天，现在要休息了。他慢慢伸展着肢体，躺在芳草地上。他的长鼻子搁在一丛野菊花的旁边，菊花那幽雅的清香，一缕缕地送进了他的鼻孔。他打了个呵欠，渐渐地沉入梦乡。

大象根本没有想到，就在他旁边的一个树洞里，正有两只圆溜溜的贼眼睛，在不怀好意地盯着他。

夜间是老鼠活跃的天下，那只想当霸王的小老鼠，从树洞里爬出来了。他东张西望，看看有没有“豹4”、“狼5”之类的东西蹲在旁边。直到他确实看清了面前只有一个睡着的大象的时候，他悄悄凑了过去。他找到大象的鼻孔了，就在那丛野菊花的旁边。于是，这个大象的征服者咬紧他那细碎的牙齿，四爪齐蹬，一下子窜进大象的鼻孔里去了。

大象在睡梦中，忽然觉得鼻孔里发痒，想打喷嚏。他就在朦朦胧胧中举起了长长的鼻子，“啊——嚏！”好家伙，就像炮弹从炮膛里射出来一样，小老鼠从大象的鼻孔里弹出来了，他翻滚着，四只小爪子一个劲儿地挠蹬，直向天空飞去。

老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忽然腾云驾雾了呢？后来他又觉得自己悠悠地往下落，“噗通！”这是什么声音呀？似乎挺熟悉嘛！但还没等他想起来，湖水就灌进他肚子里去了……

听来的童话

梅 志

这是我听来的，据说是朝鲜的一个童话。

柿饼最可怕

说是有一只老虎，正预备到一家农民家里去偷猪吃。走到院里，那人家的小儿子恰好醒来了，在哭着嚷着要吃东西。这哭闹使得他妈妈很难过，也感到讨厌，就吓唬他说：“你哭，你哭，老虎来了！”

但他还是不住嘴地哭着。妈妈可真生气了，就大声地说：“好，你哭吧，给你柿饼！看你还哭？”奇怪，这孩子就住了嘴，不哭了。一会儿静悄悄的没声音了。

老虎在窗外想，柿饼是什么？一定比我老虎更凶更厉害！它想着想着，已走到了牛棚。谁知这屋的主人，正准备赶天没亮，把牛牵到野外去，让它多吃点带露水的青草，他一摸着老虎，翻身就骑上去了。老虎一想这下可不好了，一定是比我身强力壮的“柿饼”来了，就吓得放开腿飞跑起来，主人也就死命地骑住它，跑到野外，天有点朦朦亮了，主人一看，可了不得，怎么骑在老虎的背上了呢？一吓，就滚了下来。

老虎也就赶快撒开腿，连头都不敢回地跑回山上去了。

老虎生平第一次这样受惊，终于病倒了，快死了！临死前他把他的子孙们叫到了面前，非常认真地嘱咐他们说：“我快死了！我没有什么留给你们，但是我要留下一个忠告，以后你们只要遇到‘柿饼’，要趁早躲开它，它是一个可怕的怪物，比老虎厉害多了，是个能吃老虎的怪物。你们千万小心，千万记住呀！……”

小老虎正想问一问：“柿饼像什么样儿？”可是已经来不及，老老虎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死了！

小老虎们互相问着：

“柿饼是什么？”

“柿饼是什么？”

可是谁也回答不出来，因为他们谁也没看见过柿饼，谁也不知道柿饼是个什么样的东西。

狐狸偷听了去

这些小老虎们，都是非常听话的，都记着老老虎临死前的嘱咐，也就非常害怕起“柿饼”来了。他们从来不敢随便走得太远，只在山上打打兔子、小鹿等吃，倒也蛮快活蛮满足，一点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，可以打得赢“柿饼”，可以不怕“柿饼”！

他们就是这样吃吃、睡睡、玩玩，非常的满意。如果大家碰在一起了，想到了“柿饼”，就会互相询问起来。

“你最近没碰到‘柿饼’吧？”

“碰到了那还得了？一定没命了！”

“他们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怪物呢？”

“我想一定是顶可怕的怪物！”

“吃我们老虎的怪物！”

这样，越谈越可怕，比较胆小的小老虎，就被吓得哭了起来，终于弄得大家都害怕得全身发抖。

一次，这种谈话给躲在草丛里的狐狸听到了。他在老虎们哭哭啼啼地散开的时候，跟在一个小老虎的后面，轻轻地把他拉一拉。小老虎回转头，一看是狐狸，就准备扑过去一口将他吞下当点心。

“慢来，慢来，我是奉柿饼大王的命令来找你的。……”

小老虎一听见“柿饼”要找他，全身都瘫软了，也没有力气去咬狐狸了。只是结结巴巴地问：“那么，你是见到过柿饼的了？”

“见到，见到，我见到过柿饼大王。”

“他真的可怕吗？”

“呵！他十分可怕，他一天要吃十只老虎呢！不过，他叫我来吩咐你们，如果你们送别的小动物给他吃，他也可以不吃老虎的。”

“好吧，我去和大哥哥们商量商量看！”

向柿饼大王进贡

当天晚上，老虎们正在山洞里睡得甜甜的，忽然外面响起了可怕的怪叫声。老虎们被吓了一跳，跑出来一看，可了不得！一大群张着大嘴，生着长角，样子非常可怕的怪物，向他们又跳又叫地扑来，后面还竖着一条像扫帚似的长尾巴，也向他们扫来。

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些怪物，更没有想到抵抗，就听到一声刺耳的怪叫：

“老虎们听着，快点滚出来，你柿饼大王来了。”

老虎们一听是“柿饼”，就吓得浑身颤抖，谁也拿不出主意，都乖乖地爬出了洞口。

“柿饼大王”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那温暖舒服的洞里，并且还发出了命令：

“我们——柿饼大王们，看你们还算听话，不准备吃掉你们。快去为王爷们预备早餐！”

从此，老虎们在山上捉来的野兽，都得先进贡给“柿饼”们吃。他们只能吃到一点剩余下来的残渣剩骨了！

而“柿饼”们只有在吃饱了、老虎们又都累得疲乏地睡着了的时候，才来到洞外，又是跳又是叫，那尖利刺耳的怪声常常使得老虎们在梦中吓醒。老虎们就更怕“柿饼”了，“柿饼”怎样吩咐就怎样照办，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反抗。

拿自己送给“柿饼”

天气渐渐地冷了，小野兽们都躲藏在洞里，很少出来，老虎们常常很不容易找到食物，有时弄到两只兔子，自己饿得四肢无力，简直走都走不到了，就忍不住偷偷地吃了。这样就常常空着手回去，交不出进贡的东西。

“柿饼”们可不管那些，就在洞里大发脾气。

“你们这些笨蛋、废物，不给柿饼王爷进贡？难道要王爷们自己动手吗？蠢东西，以后每天为我们送一只老虎来，不然，就统统地把你们吃掉……”

“柿饼”发的命令，谁也没有想到违背它，只好乖乖地每天为他们送去一只自己的同胞老虎了！

并且还要按照“柿饼大王”的吩咐，把老虎的眼蒙上，四脚捆上。

这些老虎送进洞去的结果，那是不难猜想到的，“有进无出”。大家都天天为这件事伤心，天天含着眼泪送自己的同伴进洞之后，大家就抱头痛哭。

一场！

这样过了几年，老虎们是越来越身体越弱，并且也在很快地少了起来。因为，一到冬天，他们就要失去一些同伴！

新生的小老虎们

幸好还有新出生的一些小老虎们。要不，老虎的种族恐怕就早已灭绝了吧！

这些新生的老虎们，长得又聪明又勇敢，他们第一件看不惯的事情，就是为什么好好的老虎要送去给“柿饼”吃掉？这样白白的将性命丢掉，他们感到实在太没道理，太可耻了。

过去他们的那些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，除了唉声叹气，就是怕得要命地一味依顺，使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，越来越活不下去，还得乖乖地将自己的生命送掉。小老虎们可不是这样，他们可不服气，他们要想办法，这实在是一个大进步！

他们，一群小老虎们，就常常躲在一边互相商量，翻来覆去地研究，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：都说“柿饼”比老虎还厉害，可倒底是怎么个厉害法，实在是谁也不知道。能不能找个机会同“柿饼”较量一下，跟他们打一架试一试呢。

这个主意传到了年老的老虎们的耳朵里，可把他们吓了一跳。死死抓着小老虎们，哭着劝着他们：

“千万动不得呀，不要惹祸呀！我们都这样活过来了！我们只希望柿饼王爷们不再发更大的脾气，不再吃我们更多的老虎就好了！怎么可以去惹他们？他们如果发起脾气来，是会使得我们虎族灭种绝代的呀！”

这些年轻的老虎们，拗不过爸爸妈妈们，只好答应不乱来。但是他们心里可真难过，大家就都垂着头到山脚下散心去了。

现了原形

小老虎们自从对“柿饼”产生了怀疑以后，常常在一起议论这件事，最后，它们终于下决心试探一下。在一个夜晚，他们集合在一起，嘴里发出了呼喊，冲进了原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舒服的宽大的老虎洞里去了。

“柿饼”过惯了舒服的安闲的日子，早已不提防老虎们会发生什么叛乱。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了。一看进来这许多小老虎，他们只是吓得又是哭又是叫，都想冲出洞外去逃命。可是洞口让许多年轻力壮的小老虎们把守住了，他们想逃也逃不出。这时许多过去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“柿饼”们，一下子都跪在地上，哭哭啼啼地叫饶命了。

“虎爷爷，饶了我们吧？……”

在这时，小老虎们才有机会，把他们仔细地看了一下，原来“柿饼”是这样！使得他们又吃惊又生气，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原来一向使他们害怕得要命的“柿饼”，迫使自己的同胞乖乖送到他口里去的“柿饼”，却是这样一种东西，是一些戴着黑头盔和假面具的狐狸！

那些一向只知服从“柿饼”，唯“柿饼”之命是听的虎爸爸虎妈妈们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，羞得简直抬不起头来了。他们现在是又气愤又羞愧，

就一窝蜂地跑去扑向“柿饼”们，乱咬乱撕，把那些欺负他们的“柿饼”们，统统咬死了。

躺在地上的许多“柿饼”都现了原形！

“呵！你们这些狡猾凶恶的狐狸！真是，我们太愚蠢了，我们一向就只知道怕“柿饼”，从来也没有多想想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。”

“是呀，孩子们的话对，我们就只迷信着“柿饼”是可怕的东西，我们半点也没有想到反抗。我们只知道怕他，为他捉野物养活他，后来连自己都几乎送到他口里。你看，我们饿成什么样儿了！如果不是孩子们有头脑，敢想敢干，我们虎族是一定会灭亡的。以后我们得相信孩子们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了！……”

“过去的事情，也不必去抱怨。现在我们应该好好把虎族整顿一下了。”

一个小老虎提了这样的意见，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赞成。他们开始把过去自己的大洞打扫干净，那里已经给“柿饼”们住得非常之脏，到处都是骨头和兽皮。

洞整理好了。小老虎们又出主意，应该吸取教训，从今后大家要锻炼身体，将来如果真有更可怕的猛兽来到，好有力量去抵抗。这次大老虎们一点也不反对了，都说：“应该，应该，我们的身体是太弱了！”

这样，大老虎们、小老虎们，都很认真地参加操练，学习本领。大家齐心协力，把一个虎族治理得非常兴旺。

偷梦的妖精

刘兴诗

夏天，是梦幻的季节。嵌在晚空中的星星一闪一闪的，像是夜女神的一千只眼睛，透过无数高高低低的屋顶和狭窄的小窗户，一直窥见到人们神秘的梦境。

夜深沉了，人们都进入了各自的睡梦天地。天空中的月牙儿也昏昏沉沉的，像是弯着身子在打瞌睡。

这时，树林里悄悄钻出来一个小妖精，背着一个大口袋，踮起脚尖儿，踩着露水沾湿的草地，不声不响朝着城里走去。如果有谁凑巧瞧见它，会以为是一团朦朦胧胧的雾气，似乎对准它轻轻嘘一口气，就会把它吹得无踪无影。

它是偷梦的妖精。每夜都要溜到孩子们的枕头边，钻进他们的梦里，割一小块最甜最甜的梦。它想用梦的花朵，编织一个美丽的花环，送给那些早已不会做梦的老爷爷、老奶奶和许多不幸的人，让他们重温幸福的回忆。有时，它也顺便修理一下孩子们的恶梦，让每个孩子在梦里都更加甜蜜。

孩子们的梦很长很长，丢掉一丁点儿没啥关系。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，谁因为丢了一点梦而大惊小怪。想象力像会吐丝的蜘蛛，还能把破了的梦重新织补起来的呀！

小妖精把偷来的梦塞进口袋里。它临走的时候，总要对梦里的孩子扮一个鬼脸儿，变一套小魔术，讲几句笑话，逗得他们笑呵呵的。于是人们就听见孩子们说梦话，瞧见他们的面孔上绽露出淡淡的笑容了。

一夜又一夜，它悄没声息地在这个城市的迷宫似的大街、小巷里到处蹀躞，熟悉了每座房屋的门窗和烟囱口，从每个孩子的枕头边，悄悄偷了一些梦的片段。这些梦有离奇古怪的，轻巧愉快的，还有带巧克力的、苹果香味

的。

最后，它走到城边的一座小木屋面前，从窗缝里钻进去，瞧见一个瘦骨伶仃的小男孩，脸上沾满了泪水，嘴里呢呢喃喃地，不知在念叨着什么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他梦见了什么伤心事？”小妖精感到非常奇怪，连忙把身子缩小，从孩子耷拉着的眼皮底下，钻进他的梦里，想探查明白。

这是一个灰色的梦。灰沉沉的天空，灰蒙蒙的大地，做梦的孩子穿着邋遢的衣服，孤零零地坐在路边的块大石头上，低着头呜呜地哭泣。积满灰尘的大路穿过荒凉的旷野，伸展到布满阴霾的地平线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。

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孩子伤心的呼唤着，泪水顺着腮边流下来，沾湿了衣服和鞋尖。

“别哭，我给你换一个好梦。”小妖精安慰他，从背上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发光的梦，里面有白浪花、海水的盐味儿和一串串银铃般的乐呵呵的笑声。梦里的灿烂阳光照亮了孩子的面孔，使他变得漂亮多了。可是他只抬头看了一眼，又抹着眼泪哭了。

小妖精又塞给他马戏团的梦，摘苹果的梦，踢足球的梦，缀着许多金光闪闪的星星的太空旅行的梦，孩子摇摇头都不要。

“你为什么伤心，到底想要什么？”小妖精问他。

“妈妈。”孩子抽抽嗒嗒地说。

孩子流着眼泪说：“她走了。”

小妖精想，他的妈妈准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没有给他写信。

它安慰孩子说：“别哭啦，我和你一起去找吧！”

它牵着孩子的手，顺着梦中的大路往前走去。这条路很长很长，总也走不到头，真乏味极了。

小妖精皱着眉头想：“这梦该修理一下。”趁孩子不注意，它悄悄掏出许多花种了，放在手心里轻轻吹一口气：种子飞散到路边的旷野里，变成一丛丛鲜花，把大地装扮得非常好看。不知它又使了什么魔法，花丛里忽然飞出一群美丽的花蝴蝶。从灰暗的云层露出一扇“窗口”，投下一束阳光，把小妖精和孩子笼罩在明亮的光环里。

小妖精得意了，轻松地吹着口哨，斜着眼睛瞟了孩子一眼，等待他绽开笑容。想不到孩子没有心思欣赏风景，依旧呜呜咽咽地哭泣。泪水沾湿了梦，花儿枯萎了，在空中飞舞的蝴蝶像碎纸片似的纷纷落下来，云窗关闭了，天地又变成灰沉沉的一片。

小妖精想再施展本领，修理这个使人难受的灰色的梦。可是孩子哭呀哭地哭醒了，梦像破气球似的，啪的一下就破灭了。小妖精没有办法，只好从瘪了的梦里挤出来，叹了一口气，在夜雾里悄悄离去。

它躲在阳光照不到的林中最隐蔽的角落，不耐烦地等候了整整的一天，好不容易盼到白昼的光线消失，夜的凉气重新沁进林子，才从藏身的地方钻了来，朝城边的小木屋走去。

这一次，它做好了准备，从另一个孩子的梦里，割了一小块有妈妈的梦。当这个可怜的孩子又在梦中口头着找妈妈时，它连忙从口袋时掏出准备好的梦的片段，变出一个妈妈来，伸出手把孩子搂在怀里。小妖精乐滋滋的，心想：“这个你该满意了吧！”

谁知，孩子从她的怀抱里挣开，哭着说：“不，你不是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没有这样漂亮，她的脸是黄的，有许多皱纹，也没有好看的花衣服。”

小妖精没办法，只好从梦里钻出来，失望地离开小木屋。

小妖精问月亮：“月神啊，圣洁的仙子，你站得高高的，可以看清夜的大地上的一切东西，请告诉我，流眼泪的孩子的妈妈在哪儿？孩子非常想念她。”

月亮没有作声，静静地投射下一束雪亮的月光，穿过小木屋的窗子，照在墙上的一张照片上。

精心的小精灵这才看清楚了，照片下面缀着一朵小白花。这是孩子的妈妈的照片。啊，她死了。

小妖精仔细看了这张照片。她的确很瘦小，也不好看，身上穿着一件旧衣服，像是受尽了贫穷和劳累的折磨。可是她有一双慈祥的眼睛，从墙上静静地看着在梦里哭泣的孩子，似乎想对他说几句知心话，却没有办法说出来。

小妖精明白了。它围着小木屋绕了 99 个圈子，想出一个好主意，连忙转身钻进城里所有的孩子的梦里，请他们来和流眼泪的孩子玩，并且好好看一眼墙上的照片。

孩子们都喜欢梦里的小妖精，听它的话。第二天早上，全城的孩子都来找想妈妈的孩子玩，并且仔细看了墙上的照片，听他讲他妈妈的事情，晚上，所有的孩子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照片上的那个妈妈走了下来。有的孩子梦见她微笑，有的孩子梦见她讲故事，还有的孩子梦见在河边洗衣服，脸上流下了一颗颗汗珠……她多么和蔼，多么善良，多么勤劳啊！

小妖精忙不迭地把所有的梦都割一块下来，塞进背上的大口袋，快步蹦跳着跑到城边的小木屋，钻进那个流着眼泪的孩子的梦里。每天晚上，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他的妈妈的梦，悄悄用针线和他自己的梦缝在一起。说也奇怪，那条梦中的尘沙弥漫的路变得清洁平坦了，天空中的乌云飘散了，荒凉的原野开遍了鲜花。

每天，城里的孩子们轮流来找这男孩玩。晚上，轮流帮助他梦见妈妈。成百上千的孩子用丰富的想象，把他妈妈想得活灵活现的。小妖精耐心地把所有的梦都割下来，使他每天晚上都看见亲爱的妈妈，使他的梦里充满了妈妈的爱和小伙伴们的友情。他笑了，再也不在梦里流眼泪了。

虎 牛

吴梦起

好多年以前，在外国的一处山林里，有一对老虎夫妻正在伤心落泪。那是因为他们的两个孪生女儿，在玩耍嬉戏的时候，不小心从悬崖边上摔进山涧里，丧失了幼小的生命。做父母的好伤心呀！那虎妈妈两天来不吃一点东西，不喝一口水，只是趴在山坡上的草丛里，悄悄地流着眼泪。特别让她难受的是，她正在哺乳期，没有幼虎来吸吮她的乳汁。

又是一天过去了。傍晚的时候，一大一小两头牛，迷失了回村庄的道路，走到山林里来了。虎爸爸发现了猎物，猛扑过去，一下子把母牛咬倒。他叫着：

“佳佳妈，快来吃肉呀！”

佳佳是他们大女儿的名字。叫“佳佳妈”或“佳佳爸”，是他们刚刚使用了两个月的亲亲热热的称呼。如今佳佳虽然不在了，可这称呼却还舍不得

放弃。然而在虎妈妈听起来，却是越发勾起了她的伤心。她摇摇头，从闭着的眼睛里又默默地流出了泪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忽然，她觉得一个乳房轻松起来了，有个软软的、热乎乎的小嘴，正在一啜一啜地吮吸着。膨胀的乳房疏通了，一种舒服的感觉从腹部传到全身。朦胧中，她还以为是她的女儿们在进餐哪！她慢慢睁开眼睛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偎依在她怀里的，却是一只小小的牛犊儿。

这是一只黄色的牛犊儿，几乎跟虎妈妈长着同样的毛色。看样子他生下日子不多，瘦瘦的，却长着一副宽壮的骨架。一发现他，虎妈妈习惯地抖动着嘴巴上钢针般的长须，脖颈上的硬毛也扎撒起来，这是老虎发现猎物时的反应。以前，当她准备扑向獐鹿狐兔的时候，她总是做出这样的准备动作的。然而那小牛犊儿却根本没发现什么危险，一点没察觉虎妈妈的威胁性的动作，却换了一个奶头，继续吮吸起来。

又一只乳房舒畅了。“好舒服呀！”虎妈妈长吁了一口气，把仰起的上半身又躺回草地上去，享受着母亲哺乳的幸福。

“滚开！”

一声咆哮传来。虎妈妈睁开眼睛，发现虎爸爸站在身边，正在朝小牛犊儿怒吼。

“你想干啥？”虎妈妈四爪蜷起，把小牛犊儿搂在怀里，保护起来。

“你怎么给小牛喂奶呢？”虎爸爸奇怪地问。

“是我们的佳佳！”

“你疯啦！这明明是一只小牛，怎么会是佳佳呢？”

“不，他吃过我的奶汁了，他就成了我的儿子，我要养活他！”一种母爱的感情，从虎妈妈的心头涌出，她用锋利的爪子，轻轻梳理着小牛犊儿后背上的柔毛，嘴里轻声哼着：“佳佳，我的乖儿子！”

小牛犊儿在虎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

“佳佳爸，你来看哎！”虎妈妈高兴地瞅着那小牛犊儿在草地上撒欢儿，“佳佳跳得多高！”虎妈妈已经不知不觉地把“佳佳”作了小牛的名字。

其实小牛犊儿比起那真正的小佳佳来，可是差远了。小老虎多么勇猛呀！他们的跳跃，像体育明星踢出的足球，带着“呼呼”的风声。而小牛犊儿蹦蹦跳跳，看起来简直跟女孩子跳芭蕾舞差不多。

虎爸爸不满意了，他叫着：

“佳佳，你过来，让我教你！”

虎妈妈施展出全身的本领，传授给他的义子。前扑，后扫（那尾巴厉害着哪），左膀撞击，右胯拐打……牛犊儿佳佳学起来可真不容易，因为牛犊儿终究不是小老虎。但虎爸爸是个严厉的老师，佳佳说不清到底挨过他多少惩罚。虎妈妈疼爱佳佳，但在佳佳学本领的时候，她从不护短，她清楚地知道，在大自然的山林里，优胜劣败的法则是无情的，谁也没办法改变。没有本领就没有生存的保障。

小牛犊儿佳佳一天天长大了。当然，他还算不上是一只老虎，但他也跟一头牛大不相同了。看呀，他的腿变粗了，能够一跃越过挺宽的小溪；他的蹄子有力了，可以把想欺负他的小狼崽打得连翻三个跟头；他还能一头撞折一棵茶杯口粗的小树……然而他毕竟是牛，比如说，有一种习性他是无法改变的，那就是他从来不肯吃肉，一闻到血腥味就恶心；他每天吃的都是青草。

小牛犊儿继续一天天地长着，后来，他的头上又生出了两只尖利的角，

这对于野兽来说，甚至是连虎爸爸和虎妈妈都没有的独特的武器。有时佳佳发起威来，脑袋一晃，尖角就能把树皮划开一道长长的裂缝。讲到这儿，我想，再把他叫小牛犊儿佳佳似乎有些不合适了，人家长大了嘛，怎么还叫小名呢！好啦，既然他又像老虎又像牛，我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叫“虎牛”吧，怎样？

虎牛三岁那年，山林里遭受了一次灾难。原来，远处的山下有个庄园，庄园主叫西蒙，家里有一大群奴隶。西蒙喜欢打猎，往常只在山脚附近放放枪。今年，他约集了一大帮伙伴，要到深山老林里来一次过瘾的大围猎。猎手们骑着马跑着，奴隶们牵着猎狗跟在后面，一座山一座山地搜剿，撵得飞禽走兽们四处乱飞乱跑。枪声“砰砰”响着，猎犬们“汪汪”吠着，夹杂着人们的吆喝声，把山林搅得乌烟瘴气。

虎爸爸和虎妈妈跑散了。虎牛跟着虎妈妈，东一头西一头地跑着，躲避人们的追捕。可是仿佛到处都有人，到处都是枪声和犬吠。他们只好拣那树木茂密，人声稀少的地方跑。谁知这样一来，恰恰上了西蒙的圈套。他们跑着跑着，忽然“轰隆”一声，一齐掉进了猎人们预先挖好的陷井里。

猎手们用挠钩把虎妈妈和虎牛搭上来，一看，大家都怔住了。

“咦，明明撵的是两只老虎，怎么这一只一下子变成了黄牛？”

“再说，老虎跟牛搭伴儿，这可是天下奇闻！”

人们正在议论，西蒙骑着马赶来了。他跳下马来，看看这两个猎物，十分高兴。他对伙伴们说：

“这老虎个头儿不小，能值不少钱。可我更得意的还是这头牛！”

西蒙蹲下身，仔细端详着被绑住四蹄、一点不能动的虎牛，笑得长满大胡子的嘴巴咧到耳根。他一边抚摸着虎牛那生着亮晶晶黄毛的脊背，一边说：

“瞧这后背，多么厚实，说明他力大无穷；瞧那脑袋，又大又圆，一对角像两把钢刀。真是太棒啦！我要把它训练成全国第一的斗牛！”

虎牛不懂得什么叫“斗牛”，不过他很不满意他现在的境遇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些两条腿的动物（他们跟猴子和猩猩不同嘛），也从来没尝过被绑住四蹄的滋味。幼年时的事情，他已经模糊了，他只记得跟虎爸爸和虎妈妈在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。他们一家子和和睦睦，尽管长相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可虎爸爸和虎妈妈爱护他，关心他，拿他当亲生儿子一样。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而现在，他却躺在这儿，没有行动的自由，任人评头论足。这对一只老虎的儿子来说，是无法忍受的！他咆哮了，仰起头，从嗓子里发出了愤怒的吼声：

“哐——！”

这声音又像牛叫，又像虎啸，周围的人吓得纷纷后退。

西蒙越发高兴了，他竖着大拇指，转着圈儿对周围的人夸耀说：

“宝贝，宝贝！”

一个老年奴隶赶着马车走来了，车上装着一个大铁笼子。人们把虎妈妈抬起来，装进铁笼里，锁好笼门，又隔着铁栏把绑着虎妈妈四爪的绳子用刀挑开。虎妈妈站起来，东冲西撞，震得那铁笼子“哐哐”响。

人们用结实的棕绳拴住虎牛的脖子，把他蹄子上的绳子也解开。虎牛想挣脱，他一下一下扯着绳子，四只大蹄子踢得山路上沙石飞扬。

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

老年奴隶赶着马车走了。车轮子“咕咚”、“咕咚”地响着。虎牛被拴

在车后面，他只好随着装虎妈妈的马车，一步一步地离开他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的故乡山林。

斜月挂在天上。

关着虎妈妈的铁笼在院子里放着，拴虎牛的绳子结在铁宠的一根铁柱上。赶马车的那个老年奴隶，在一旁负责看守。也许他年纪大了；或者是身体不好；也可能这几天跟着打猎，连续的奔波导致了身体的疲劳，反正他这时已经坐在那儿前仰后合，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又睡了过去。

西蒙和他请来的猎手伙伴们，这时正在大厅里举行盛大的宴会。他们把猎获的飞禽走兽，来一番煎炒烹炸，然后一盘盘搬上桌去，尽情享用，庆贺狩猎的胜利。

虎牛也疲劳了，因为他的奋力挣扎，耗去了他大部分的力气。现在，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站着，看看铁笼里的虎妈妈，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唉！可怜的孩子！”虎妈妈也叹息着，“真是不幸，看样子，我们娘儿两个要分手了！”

“妈妈，这些两条后腿站着的是什么动物？”

“他们是人类。不过你不用怕他们，孩子！人类对你们牛族是不伤害的。你当初就是人类饲养的家畜哩！”

“可现在他们把我捉来了，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人们挤母牛的奶汁，让公牛给他们拉车，或是拖着犁耙耕田。他们不会把你怎样。”

“那你呢，妈妈？”

“我就难说了，人们会把我杀死，用我的毛皮做衣服，吃我的肉，拿我的骨头做药材。”停了停，虎妈妈又说，“只是现在不知道你的爸爸在哪里？遭没遭到人们的毒手？我真是替他担心！”

是呀！虎牛想：虎爸爸能逃出来就好啦！可是虎妈妈怎么办呢？难道人们真的要杀死她吗？他摇了摇铁笼子。那一根根的铁柱是如此牢固，实在没法可想。这时候，年轻的小公牛一丝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，却一门心思地琢磨怎样才能把铁笼打破。只要能把虎妈妈救出去，让她回到山林里，不至于被人杀害，那么就是让自己拉车拖犁，也认啦！

瞧啊，瞧啊，他看出了一点门道。他记得人们把虎妈妈装进铁笼之后，拉上铁门，又把一个小东西挂在门上。他看了看这个小东西。当然，他不认识那是一只铁锁。可他到底明白了打开铁门的关键就在这个小铁玩艺儿的上面。他伸直脖子，试探着用牙齿把那铁锁咬了一下。嘿，好硬！牛的牙齿显然是咬不破它的。虎牛盯着锁头又观察了一阵。他发现那铁东西中间是空的。他歪着头把右边的牛角尖端插进那空隙里去，然后摆动脑袋。锁头似乎有些松动。于是他把力量集中到头顶，猛地一扭头，就听“喀”地一声响，锁头从中间分开了。

虎牛一阵狂喜。他用角把笼门拉开，急忙向趴在笼底闭目休息的虎妈妈说：

“妈妈！快点，快出来！”

虎妈妈睁开眼睛，怔住了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快呀，妈妈！还怔着干什么！”

虎妈妈这才发现铁笼的门开了。她躬身一跃，就从笼里蹦了出来。可这时候老年奴隶也被惊醒了，他扯着嗓子喊起来：

“ 快来人哪！老虎出来啦！ ”

虎妈妈在犹豫着，因为她还想带走她的牛儿子呢。而这时候屋门“乒乒乓乓”地响起来了，人们从屋里跑出，再不走可就晚啦！

虎牛催促着：“妈妈，快跑呀！”

“可是，孩子！你——”

“不要管我，你快跑吧！”

有人朝这边开枪了。虎妈妈只好搂住虎牛的脖子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就翻转身连蹿带跳地跑出庄园，隐没到夜色中了。

人们纷纷跑来。西蒙查看铁笼，发现锁头被人拧坏。他当然不会猜到这是虎牛干的，因为从古到今，还没听说过有一头牛打开铁锁头的事情。他以为这是反对他的奴隶故意破坏。可他又查不出，于是就把怒气撒到那个老年奴隶身上。他吩咐打手把老年奴隶绑到树上，用鞭子狠劲地抽打。老年奴隶哀叫着，逐渐没了声息。

“打死啦！”打手摸摸老年奴隶的心口，对西蒙说。

“解下来，扔到外边去喂狼！”西蒙一边吩咐，一边走到虎牛跟前，查看了一下绑虎牛的绳，回头招呼旁边的一个奴隶：“马丁，这头牛由你饲养，要是让他跑了，你也甭想活！”

“是！”那个瘦小的奴隶走过来，战战兢兢地解开拴虎牛的绳子，牵着虎牛朝牛栏走去。

马丁待虎牛很好。他把青草切得细细的，筛去沙石和泥土，拌上粮豆等精料，用箩筐装着送到虎牛面前。起初虎牛不肯吃，马丁婉言劝他：

“小牛小牛，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？饿坏了，西蒙就该杀你吃肉啦！”

杀就杀，虎牛豁出去了。可他又一想，何必让他杀呢？有机会不也可以逃出来吗？这样想开了，虎牛就吃起东西来。马丁还常常用铁梳子刷他的身上，使他感到非常舒适。

可是为什么还不拉车拖犁呢？原来西蒙出门去了，马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

虎牛跟马丁一天天熟悉了。有一天，天气很好，马丁带虎牛出来散步。马丁牵着牛儿，出了庄园，来到田野间。这里空气清新，阳光灿烂。虎牛抬起头，一下子看到了远处的山林。那就是他生长的地方啊！虎妈妈和虎爸爸还在吗？这个缅怀亲人的念头缠绕着他，使他的心脏“咚咚”地急剧跳起来。他突然一摆头，从马丁手里挣脱绳子，跳起来朝着山林的方向奔去。

“小牛，小牛！”马丁惊惶地在后边追着、叫着。可是经过老虎训练的小牛，跑得比奔马还快呢。马丁跟虎牛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这个奴隶突然停住脚，伏在地上，绝望地嚎陶大哭起来。他能不哭吗？丢失了让他看管的小牛，西蒙回来会怎样处置他呢？

听到马丁的哭声，虎牛迟疑地站住了。他回过头，看到那个瘦瘦的奴隶，正趴在地上，肩头一耸一耸地痛哭。这一瞬间，他记起了那个老年奴隶，在虎妈妈跑掉之后，怎样被绑在树上，遭受着皮鞭的抽打折磨。那斑斑的血迹，似乎现在就印在这个瘦瘦的马丁身上。

难道以前发生的一切，是马丁的过错？

虎牛慢腾腾地走回来，用舌头舔舔马丁那抱着头的双手。马丁抬起脑袋，在模糊的泪光中，他看见了虎牛那双又是愤恨、又是同情的眼睛。他明白了，他猛地抱住虎牛的脖子，把脸紧紧地贴住，哭得比以前越发伤心。

其实虎妈妈猜错了，西蒙看中虎牛，既不是让他拉车，也不是派他拖犁，而是要训练他干一种特殊的营生。

这天，庄园主西蒙回来了，带回来一个叫驯牛师的中年男人。这个人，是西蒙专门为了虎牛请来的。驯牛师把虎牛拴在木桩上，然后让人在他面前晃动着一块红色的毯子。虎牛不明白，这是搞的什么名堂。但接着，驯牛师就用鞭子朝虎牛抽打起来。长长的鞭子，像一条毒蛇，在空中翻卷舞动，然后“啪”一声抽到虎牛的背上。虎牛背上的毛马上陷下去一长条，接着皮肉却鼓了起来，涌出了细细的血珠。虎牛咆哮着，挣扎着，但无法挣脱。接着，第二鞭又抽来了。

一天进行一次这样的训练，使虎牛越来越对那块红毯子产生了仇恨的心理，因为每次挨鞭子都是它首先出现在虎牛面前的。只要一看到这块红色绒毯，虎牛就愤怒得浑身颤栗起来。眼里要冒火，恨不得一下子冲上去把它撕得粉碎。

就这样，西蒙把虎牛训练成了一头斗牛。

原来那时候，这儿盛行着斗牛的游戏。说是游戏也不恰当，事实上这是一种赌博。斗牛场是一处圆形的露天大厅，四周是一层比一层高的看台，当中就是场地，用铁栏跟看台分开。人和牛的搏斗就在这宽敞的场地上进行。斗牛士戴着宽边的呢帽，披着短斗篷，一手执着锋利的剑，另一手就拿着一块使那些受过折磨的牛最恨的红毯。牛放进来了，下意识地朝着那块红毯冲去。斗牛士舞动着红毯，躲闪着，让牛每次都扑空。最后，斗牛士在看客们的叫喊声中，把利剑从牛背的肋骨缝里，刺进牛的心脏。斗牛带着剑轰然倒下了。斗牛士扬扬得意地举起帽子，转着圈儿向四周看台上那些疯狂了似的看客们答谢。这是斗牛士最光荣的时刻，人们在他们的头上冠以“英雄”的称号。

但看客们关心的不是牛的死亡，而是人和牛搏斗的结局。并不是每一次斗牛士都能赢得胜利的，有时候牛比人要厉害些，斗牛士就会受伤，让人用担架抬出去。这胜利的牛和它的主人，也会获得喝彩。因为人们在斗牛士和牛的身上是押了赌注的，谁输谁赢，关系着看客们——也是赌客们的钱袋。

斗牛的季节终于来到了。这一天，西蒙和驯牛师带着虎牛进了城。同去的还有马丁和另外几个奴隶，他们是去照顾虎牛的。这个当儿，一定要让斗牛吃得饱饱的，更不能容许他生病。对西蒙来说，虎牛如果胜了，不只是会充实他的钱袋，而且还会给他带来荣誉。

我们简单一点说吧，轮到虎牛上场是那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斗牛赛了。这最后出场的一位斗牛士，是全国最有名气的，人们称他为“斗牛士之王”。在他从事斗牛生涯的二十来年中，已说不清有几百头牛丧生在他的剑下了。今天，是他最后一次斗牛，从此他将退出斗牛舞台，回家当富翁去了，因为每一次从牛身上淌出来的鲜血，都会给他带来巨额的酬金。

今天，斗牛士之王特别兴奋，出场的时候面带笑容，显得英俊而潇洒，风度格外不凡。看台上的看客们向他们的这位英雄欢呼，有的把嗓子都喊哑了，简直是如醉似痴。不过当斗牛士之王看到虎牛被驯牛师牵进来，解开绳子的时候，也不免微微一怔。站在他面前的，看样子是一头年轻的公牛，但却长得格外健壮，躯干又粗又高；四条腿牢牢地踏着地面；硕大的脑壳上，竖着一对弯曲的长角；一身黄色的长毛，在夕阳映射下，闪闪发光。这些都没什么，引起斗牛士之王注意的是这头牛的两只眼睛，瞪得圆圆的，似乎在

向外喷射着愤怒的火焰。

但斗牛士马上镇静下来。他杀过的牛多了，比这头牛大得多的那些斗牛，最终不也倒在他的剑下了吗！他很自信和把握，在这场告别斗牛生涯的搏斗中，胜利无疑还是要属于他的。

斗牛士之王伸直胳膊，抖动着红毯，来逗引虎牛了。只见那牛瞅见了红毯，像似记起了它给他带来的那些痛楚，于是朝着红毯扑来了。四只牛蹄子翻腾着，踩得地面发出“轰轰”的响声，宛如马群在奔跑。等他跑过来，就要触到红毯的时候，斗牛士之王却把胳膊一扬，一个转身，虎牛就从红毯下边冲了过去，这就是一个回合。

一个回合，两个回合，三个回合……在第六个回合上，斗牛士之王准备结束这场游戏了。他在转身的时候，回手一剑，从虎牛的背上刺了进去，接着把手撒开。眼看着那把剑的剑柄在牛背上摇晃着，而牛又往前跑了几步，就颓然扑倒了，像是推倒了一大堵墙壁。

斗牛士之王在看客们雷鸣般的欢呼声中，扔掉红毯；摘下宽檐帽，朝看台上抛去；接着又解开了斗篷，两臂高高举起，转着圈儿频频地向看台上的人群招手示意。各种颜色的花束像落雨般地朝他掷来，落在他的头上、身上和脚下。

但突然，欢呼声一下子刹住了，代替的却是惊叫。斗牛士之王奇怪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等他回头一看，腿也软了，这可是他一生从来没遇见过的。原来那头被刺中已经倒地的牛，现在又站了起来，嗓子里发出“呼呼”的喘息声。而那两只充满愤恨的血红的眼睛，正死死地盯住他。

斗牛之王当然不知道，他面前的这斗牛，是虎乳喂养大的，而且还经过虎爸爸的严格训练。就拿奔跑的速度这一项来说吧，他就比一般的牛快多了。所以当斗牛之王瞅准牛背下面心脏的部位，把剑刺进去的时候，没算准这头牛奔跑的速度，结果后移了一公分，没有刺中心脏。虽然虎牛当时受伤倒下了，却跟着又站了起来。斗牛之王高兴得太早了！

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，那就是逃跑。因为他已经是赤手空拳了，难道空着手能够跟那样的牛搏斗吗？没有武器的斗牛士，如果能只受一点伤，那就得说是幸运。可这样一来，在这最后一战中垮了台的斗牛之王，一世英名不就付之东流了吗？

可不管怎样，还是性命要紧呀！斗牛之王不再犹豫，转过身就朝出口奔跑起来。如果能够赢得这短短的三十米的距离，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。可是牛蹄踏地的奔跑声，震动着他的耳鼓，越来越响了。终于，他觉得后背上一阵剧痛，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抛了起来，在空中翻转着，重重地落到地上。可能当时他还有一点儿知觉。但当大牛蹄子踩到他胸口的时候，那么这一点儿知觉也就消失了。

虎牛把蹄子踏在斗牛之王身上，仰着头，吼叫起来：

“ 哞——！”

这又像牛叫又像虎啸的声音，起码吓得二十几位女士在看台上昏了过去。

最高兴的是属西蒙了。他的牛竟斗败了鼎鼎有名的斗牛之王，这不但会使他赢得一大笔金钱，而那声望也一定会马上传遍全国。他推开铁栅门，跑进场去。他是想牵着虎牛，绕场一周，来尽情地庆祝一番。可他忘了，他手里已没有拴在牛脖子上的棕绳，而这时虎牛却正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

他。

后悔药是没地方买的，西蒙终于在虎牛的尖角下面倒下了。虎牛为什么要对付那位庄园主呢？是为他蹂躏了山林？是为他折磨过自己？还是为了那个丧生在皮鞭下的老年奴隶？

虎牛在斗牛场警卫人员的枪声中倒下了，但他的形象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留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多少年过去了。斗牛场几经坍塌，变成一片瓦砾。在奴隶们的反抗下，奴隶制也被取消，奴隶们都成了自由人。他们在斗牛场的废墟上，建起了一座花园。在这花园正中，原先的奴隶马丁和他的同伴们，安放了一座铜牛的雕像。

这是一头公牛的雕像，他牢牢地站在大理石台座上，身体前倾，仿佛正在朝着敌手猛冲过去。

嘿，瞧那双眼睛哟！像是有火焰在喷射出来。凡是在斗牛场亲眼看见过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的人，一下子就会认出，那正是虎牛的眼睛！

人们把虎牛看做是不屈服的象征！

国 王 和 狼

裴慎勤

从前，有个年轻的国王，从他父亲——老国王手里继承了广阔无垠(yín)的草原，无数的牛、羊、马、骆驼和一群狼。当他戴上王冠的当天，就听到了狼群袭击牲畜的消息。

“难道我的王国里的牛呀、羊呀，还有马呀、骆驼呀，是为了让狼群享用的吗？唉？”年轻的国王气得一连喊叫三遍，一遍比一遍更愤怒。

慌乱的大臣们只是诺诺连声：

“是，是！哦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！”

国王又接着说：“明天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庄严、郑重地向我的臣民们宣布一项关于彻底消灭狼群的决定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王国的臣民们都集中到了王宫前的广场上。他们有的是骑马来的，有的是乘骆驼来的，也有的是坐牛车来的，总之，一个也不少，而且非常准时。国王用宏亮的声音说：

“我亲爱的臣民们，我已经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我们的王国。我将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赐给你们每一个人！”

“国王陛下万岁！”广场上一片沸腾。

“但是，现在我们草原上有个祸害，那就是——狼！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狼更可恶的了！它袭击我们的牛羊，把牲畜们冲散、咬死、吃掉。它破坏了草原上的安宁和幸福，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消灭恶狼！”

“消灭它！消灭它！”臣民们异口同声，像风暴一般骤然而起。

国王提高了嗓门儿说：“为了鼓励和表彰灭狼英雄，我现在宣布：无论任何人，消灭母狼一只，赏骆驼一匹；消灭公狼一只，赏奶牛一头；消灭狼崽一只，赏绵羊一只！”

从这以后，整个王国时时、处处、人人都在谈着和做着与打狼有关的事情。

头一个月，王宫前的广场，狼的尸体堆成了山；第二个月，常常看到有人把死狼拖到广场上；第三个月，只有王国中一个最出色的猎手交来一只老公狼和一只老母狼，据说这是狼王和王后。为了消灭它们，猎手们整整跟踪了三个月，损失了九条最好的猎狗。为此，国王特别赏赐了这位出色的猎手十匹骆驼、十头奶牛，还有一百只绵羊。

以后，尽管赏赐一再提高，但是再也没有听说有狼的消息了。

年轻的国王高兴极了，专门在王宫广场上举办了盛大的宴会，款待全王国的臣民。王宫乐队奏起热烈欢快的舞曲。巨大的酒桶也一只只打开了，到处飘逸着美酒的芳香。人们疯狂地喝着、笑着、唱着、跳着……整个王国都沉浸在美酒加歌舞的狂欢之中。

幸福的日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消逝，一眨眼，几年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国王突然想起来，应该了解一下他给臣民们带来了怎样的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。于是，就让牧业大臣去找一些牧民到王宫里来。

牧业大臣去了老半天，才带着牧民来见国王。但是，国王只看一眼就不高兴了。因为站在他面前的几个牧民衣衫都是那样褴褛不堪，个个有气无力，面黄肌瘦，仿佛都是刚刚从病床上拖起来的病人。

“大臣先生，你这是……”国王不悦地问。

牧业大臣连忙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不要见怪，这几个人还是挑选出来的精壮牧民，其他人的情况比他们更糟一些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国王不解地问牧民。牧民说：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说实在的，连我们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。自从把狼灭绝之后，草原上的牛羊等牲畜和牧民们就渐渐瘦弱了，人们也越来越贫穷了！”

“难道没有狼群来袭击牛羊，草原反而不安宁了吗？”国王显然气愤了。

“不，不，我们绝不是这个意思！”牧民们连忙声明，“自从把狼灭绝之后，再没有一只小羊羔损失在狼嘴里了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草原就像得了瘟病，绿油油的牧草整片整片地枯黄了。我们的牛呀、羊呀，各种牲畜就肥壮不起来了，甚至经常一群一群的牲畜不明不白地死去。没有肥壮的牛羊，没有充足的肉和奶，我们怎么能不骨瘦如柴、贫穷不堪呢？”国王听了，沉吟了一会儿便决定派人寻找给草原带来灾难的原因。

接连派出了两批人，回来后都是向国王叙述一遍草原上的灾情，证明牧民们的报告属实，而原因却没有找到。

于是，国王亲自率领第三批人出发了。

年轻的国王心急如焚，一路上纵马飞驰，总是把大臣和随从们远远地丢在后面。

有一天，他们来到牧草枯黄得最厉害的一个地方。国王仍骑着骏马跑在最前面，飞驰的骏马突然跌进了一个陷阱，“轰隆”一声翻了个大筋斗，国王正好跌落在一个隐蔽在草窝里的洞口边。他模模糊糊听到洞里有说话的声音，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立刻进洞去看个究竟。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是不是应该等一等落在后面的大臣和随从们。

洞口仅半人多高，往里走了一段才勉强能够直立起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：里面竟然灯火通明，陈设也和王宫一样富丽辉煌。正当他惊奇不已的时候，“当啷”一声两排弯弯的镰刀交叉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年轻的国王吓了一跳——这些手持长镰刀的卫兵竟是一群灰色的兔子！

“先生，您怎么闯到这里来了？”

一只腰带上插把短柄镰刀的兔子问，看样子它是个头儿。

“很抱歉，我只是偶尔顺着这个洞走进来的，其实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您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可以告诉您，这里是兔王国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王国。当然，说到极大的发展，那还是近几年的事情，当然。”兔头儿说话中有很多“当然”。它每说一个“当然”就往嘴里扔一点食物，红红的，也许是炒蚕豆，也许是切成片的胡萝卜。

兔卫兵也一样，嘴巴不停地在吃；不过它们不是吃蚕豆，也不是胡萝卜片，而是围在脖子上的青草坎肩，方便极了，头一歪就吃上了。它们排成队守卫在地洞两旁，头一歪一歪地吃青草，动作还蛮整齐。

年轻的国王自我介绍说：“我也是国王，能见见你们的兔国王吗？”

“如果您也是国王，我想，当然可以，见见我们的兔国王。我就去通报一声。”兔头儿很有绅士风度地弯了弯，一转身，翘着一条短尾巴，一颠一颠跑进去通报了。

片刻，兔头儿出来了，它老远就笑容满面地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！兔国王陛下正在大厅里等候您的光临！”

又是“当啷”一声，长柄弯镰刀分开了，年轻的国王随着兔头儿来到了兔王国的王宫大厅。

这里的富丽堂皇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王宫的大厅媲美。兔国王头戴灵芝王冠，高高坐在香草编织的宝座上。两边站满了手持长柄镰刀的兔卫士，看上去也威风凛凛。另有两排兔侍从，不停歇地把胡萝卜、卷心菜、青草苗等等兔类喜欢的精美食物从御厨房里接力传递出来，直至塞进兔国王的嘴里。兔国王就不停歇地吃着，因此它讲起话来老是断断续续，而且瓮声瓮气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，请坐！能、见到、您很高兴！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王国的杰出贡献！”

“这怎么讲？”年轻的国王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兔国王咧开三瓣嘴大笑起来，一不小心给胡萝卜呛了一下，差点背过气去。兔侍从们又给它搓胸，又给它捶背，好半天兔国王才缓过气来继续说：

“不是您的贡献，兔王国，就不可能，有今天的发展。您不会忘记，灭狼的赫赫功勋吧！恶狼，那是世界上，最坏，最坏，最坏的，坏东西！”兔王喘了喘气又说，“您动员，您的王国，把狼全消灭了！当时，你们开了一天一夜的，舞会，而我们，整整，开了三天三夜的，舞会！嘿嘿！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国王还是困惑不解。

“这，还不明白吗？狼，是我们兔王国的天敌，有它在，我们，怎么有安生日子过呢！要知道，狼也咬死，你们的牛羊；但那往往是在，抓不到我们的时候，它们饿得不行了，才干的，它们平常大量吃的，可是我们这些野兔呀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“现在，好啦，没有了敌人，天下是我们兔子的了！近几年，我们生活安定、富足，应该说，是空前的。王国兴旺，兔子大增。”

“因此，你们就修造了大量的地下住宅和通道，你们就把草原上的牧草收拾得精光！”年轻的国王气愤地说，他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“可是，

您知道吗？这样一来，牧场被你们破坏了，牧草枯死了，牲畜吃不饱肚皮，饿瘦了，甚至饿死了；我的臣民们也吃不上肉，喝不上奶了，一个个弄得面黄肌瘦，穷苦不堪！”

“您的，臣民们吗？那关我，什么事！难道，您的臣民们，倒要我们兔子来负责吗！”想不到兔国王叫得更响。

国王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指着兔国王大喊道：

“您听着，我马上就动员整个王国，像当年消灭恶狼一样来消灭你们这些兔子！”

“国王陛下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！这，您办不到！不信，您就试试，打兔子，比打狼要困难得多！‘狡兔三窟’！这句话，我想，您，作为一个国王，应该不会不知道！光靠武力、蛮劲，是征服不了我们的！”

年轻的国王这时愤怒到了极点，他“霍”地拔出宝剑，把嗓门提高最高程度喝道：

“武力？蛮劲？好吧，凭我这柄祖传的宝剑起誓，我马上就要让您知道武力、蛮劲的厉害！”

于是，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变成了杀声连天的战场。国王使出浑身解数挥舞着宝剑，左劈右刺，但就是靠近不了兔国王。因为兔卫兵太多了，它们一律的长柄镰刀，上下左右，连砍带勾，够年轻的国王一个人应付的。

国王终于精疲力尽了，一不小心，脚下被镰刀一勾，“扑通”跌倒在地。始终端坐在宝座上吃胡萝卜的兔国王见状，激动得大叫起来：

“抓活的！活的！关在兔笼里！兔笼里！”

兔卫兵们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就把年轻的国王锁进一个兔笼子里。

“我一定要消灭你们！”国王咬牙切齿地喊着。

“您，真健忘！我刚说过，凭您的武力、蛮劲，是消灭不了我们的！实话对您说吧，除非，您有胆量在草原上再养起狼来！”兔国王越说越得意，“养狼，您，灭狼英雄，敢吗？”

国王气得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胸部激烈地起伏着，话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就在这时候，国王的大臣和随从们赶到了。他们人人手执刀枪，打散了通道里的兔卫兵们，一拥而入王宫，喊杀声比打雷还响。

兔国王和它的部下一看势头不对，一眨眼就不见影子了。俗话说：“溜得比兔子还快”，真是一点不假。

大臣和随从们也顾不上追击，先把国王救出兔笼子要紧。可是，等他们砸开笼子，扶出国王，再要追赶兔国王时，四周却黑灯瞎火，连路也找不到了。

警察大臣担心地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这地下的通道密如蛛网，极为复杂，刚才我们就是迷失方向兜了好多圈子，要不然我们早就可以赶到这里的。眼下我们还是先按原路撤出洞好；万一进了迷魂阵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！”

国王沉思良久，觉得警察大臣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于是就下令撤出地洞。

草原灾难的根源好不容易找到了；可是要消除灾难的根源更加不容易。动员全体臣民，射杀、捕捉、放毒、火攻……所有能想到的对付兔子的办法都用上了，可效果却很小，急得国王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合一下眼睛。他无论如何不能输给兔子。为此，国王在王宫议事厅召开了一个由全体大臣参加的特别紧急会议。

国王首先说：

“现在，我们整个王国都在为兔子给草原带来的灾难而苦恼。今天召开这个紧急会议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大家想出一个对付可恶的兔子的有效办法来。”

大臣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谁也没有良策。

年轻的国王已经第三次焦急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在大厅里走来走去。看样子再没有人讲话，他就要大发雷霆了。

这时，首席大臣大着胆子说：

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兔子洞口都派一个士兵，我想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因为这样兔子就没法出来寻找食物，必然被困死在洞里。”

“对，这是个好主意！”大臣们连声附和。

“这个主意当然不错！可是我们哪来那么多士兵？还有，您能保证不会漏掉一个洞口吗？您能知道兔子又会新打出多少洞口吗？你们能不能给我想一个更好的办法？”国王气得不行。

大臣们又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警察大臣壮着胆子说：

“用警察部队，兔子只要敢出动，就立刻消灭掉。”

“要知道，兔子的耳朵特别长，跑起来也快，再往洞里一钻，您的特别警察部队又有什么用？”国王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国王在大厅里踱了好几圈，终于回到座位上，一拳重重地打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我想出来了！最好的有效办法只有一个，很简单，就是养狼！回想一下吧，当草原上还有狼群的时候，我们的牧草是多么茂盛，牛羊是多么肥壮，谁也没有听说过兔子带来的灾难。你们说，是这样吗？”

大臣们谁也不说话。

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”首席大臣试探地说，“您的主意自然是不会错的，只是我想，凶恶的狼，当年您率领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消灭了它，现在反而养狼，会不会又……”

“又像过去那样？”国王笑着插话，“有这种可能，但目前不会。现在草原上的兔子足够它们对付的了，狼不会冒着危险来袭击牛羊。如果有一天兔子对付得差不多了，或者说狼发展得太多了，我们的牛羊也受到了威胁，受到了袭击，那也不可怕，我们打它就是了；不过，看来不要像现在这样打得一只不剩！”

“啊，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您说得真好，看来事情果真是这样！”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赞同。

“不过，国王陛下，现在我们可没有狼，怎么养呢？”牧业大臣又犯愁了。

“这正是我马上就要说的。鉴于我们王国境内狼已绝迹，我决定向邻国进口狼种。先买 50 对，也就是 100 只狼，放在我们的草原上。”国王充满自信地说。

“进口狼种！好主意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！”牧业大臣高兴地说。

牧业大臣办事认真，100 只狼很快就从邻国买回来了。邻国是一个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，他们还以为牧业大臣要奉命要办一个王宫动物园，不仅很快就弄齐了一百只狼；而且还提出了出售狮子、老虎、狗熊的建议和价钱。当然，牧业大臣只要狼，100 只狼，这是国王的命令。

王国的臣民们见到国王关于进口狼的通告之后，自然是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但，自从 100 只狼放到草原上之后，牧草就慢慢转青了，长高了，茂盛了；牛呀、羊呀、马儿呀、骆驼呀就渐渐肥壮起来了，渐渐地牧民们的餐桌上又有了充足的肉类和奶品，身上又有了力气，脸上又有了笑容。总之，草原上又有了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。

事情就是这样奇怪，信不信由你！

